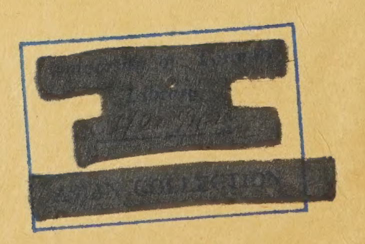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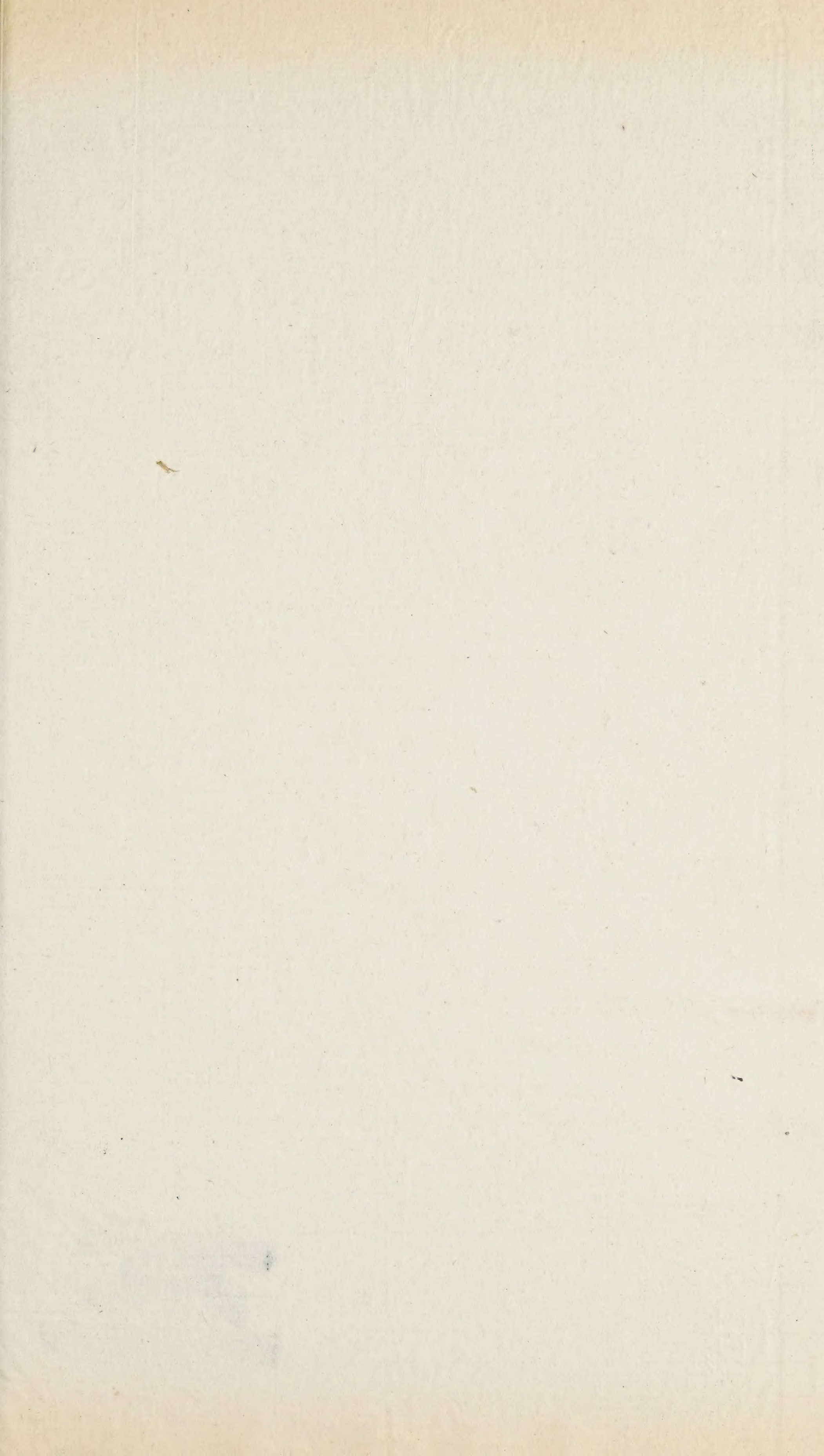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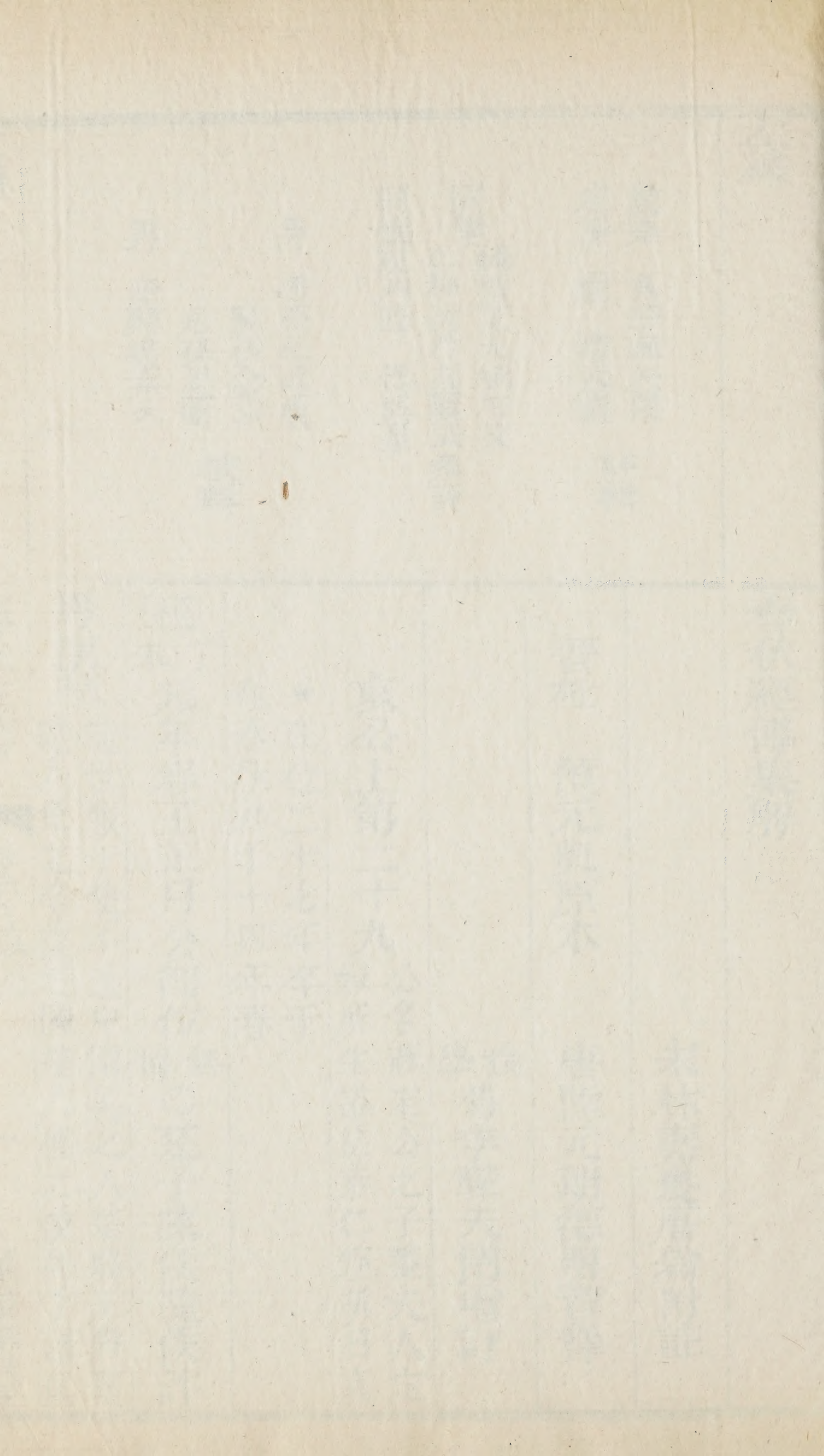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域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懐杭州陸 偲巽皐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陸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哀公上第二十九

公名蔣定公之子盍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 在位二十七年卒于越春秋終于十四年春

〔經〕丁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

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盇楚封之●〔林〕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于自克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王則愈于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于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正義世族譜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是楚封近公為許男

〇鼷鼠食郊牛改卜牛〇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〇秋齊侯衛侯伐晉〔林〕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侯于牽師狄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盇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報甲舉忠固當請遷于吳矣

敘此等處總見吳强遠爲黃池起本

恒貝諫許越成吳爲主也劈提二句一賓一主却是暗暗將越件說到底左氏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板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一音再說文築牆長版●正義築壘圍之欲置兵于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也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素豫當兼里栽夫屯兩項說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辨扶免方免二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

熙三讎字

左繡

亦便自始至終敗夫椒報檇李遂入越以行成不告慶不告敗句句雙說以與中幅兩番文字相配葢同此提敘斷結而移步換形即別自一番色澤一番結構自來信口讀滑辜負匠心也

一大篇文字後文添入退而告人一層如詞家之有尾聲然章法得毋頭重脚輕乎因又添寫書法以佐之文勢不孤又得與起手提敘兩層相應相其章法直有華嶽孕重之嘆

臣聞之先引古訓立一篇之主下以昔字今字作兩層說賓主不分承而用挖發較常格更緊一分少康過澆雖分應樹德去疾然過澆滅夏而少康滅過兩滅字相對分明去疾不盡勢必反為所

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夫音扶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會古外反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照一成一旅及生聚教上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澆五吊五報二反浞仕捉反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后緡相妻娠懷身也○緡亡巾反娠音震又音身　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后緡有仍氏女　牧官之長　惎澆能戒之　惎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之臣　逃奔有

賓　主

伏吳不如過

俞云國滅而復興者多矣特

程少康以共為勾踐之祖也

滅巳爲長寇讎者寫出悔不可追榜樣最是借賓形主警醖動人處若各開看便寬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兩兩串遞警策非常通身振拔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巳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侯也○女如字又音汝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杼直呂反豷許器反 遂滅過戈 ○過澆國戈豷國 復禹之績 ○績一本作迹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

伏越大于少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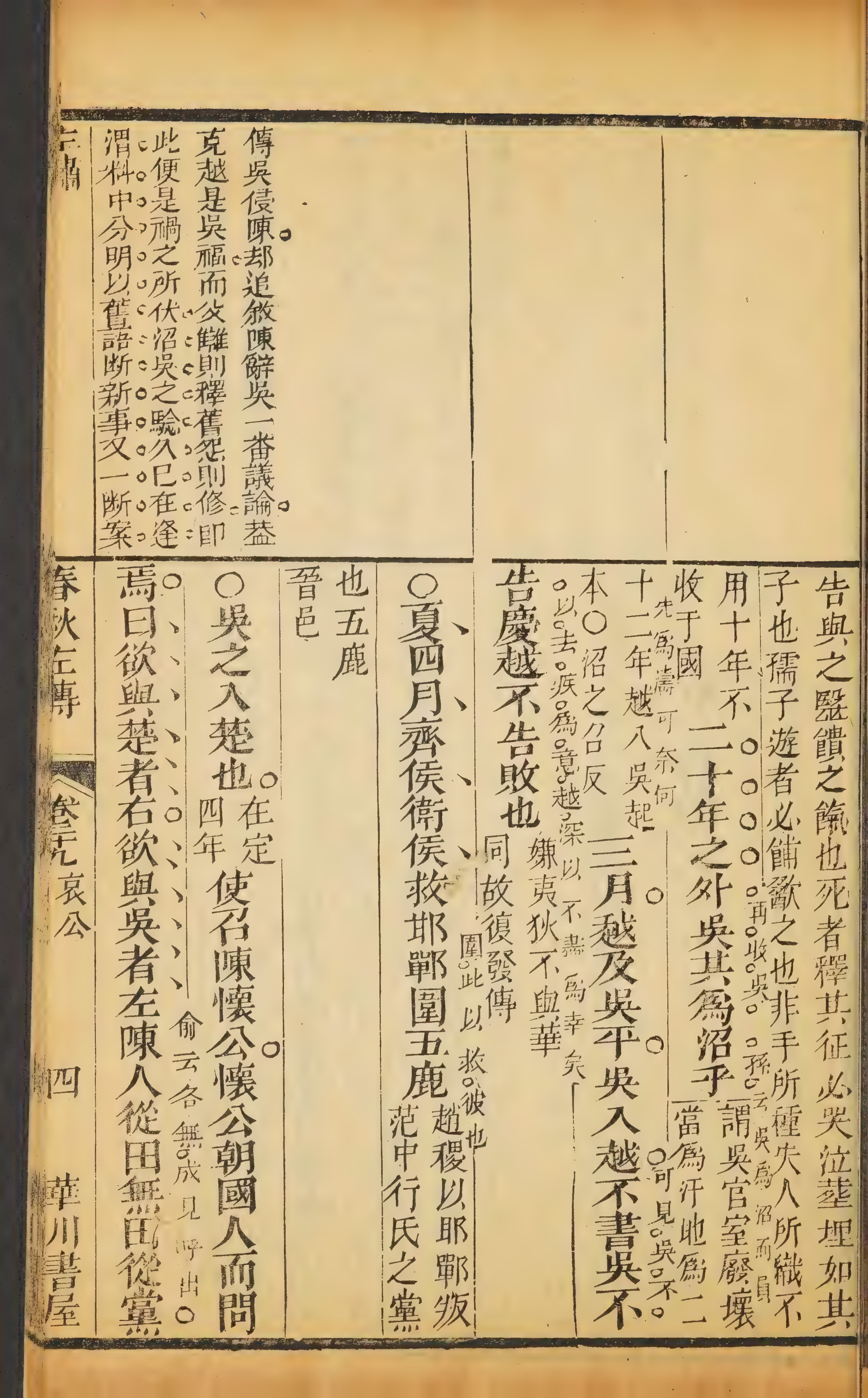
左繡

勾踐節順頂越大句申說姬衰節倒頂吳不如句申說今吳節乃是承上起下一篇之轉棙或作三段平看者非卽以前一段將過夏與吳越對勘後一段將勾踐與夫差對勘作兩層看者亦非

三點讎字反復以見此疾之不可不盡去也提醒他出入必謂時精神多少分點兩十年又總算二十年數得的確不錯又看得眨眼便來痛哭流涕之談

足此數句令前文愈警透有精神益前是議論後是斷結也

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勾踐能親而務施（言其大如彼）施不失人（言句見此入）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言不易吾克）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對去字）違天而長寇讎（對盡字）猶言天後與不取 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 正義言悔恨之深結其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言不如又如此）按食卽食言之食已只作語辭較直捷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再收越）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伯如字又音霸● 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



傳吳侵陳卻追敘陳辭吳一番議論蓋克越是吳福而攵讎則釋舊怨則修卽此便是禍之所伏沼吳之驗入已在逢滑料中分明以舊語斷新事又一斷案

告與之豎饋之餘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瘞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于國 再收吳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孫云吳爲沼有員 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沼之召反 先爲壽可奈何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可見吳不以去疾爲意越深以不喜爲幸矣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圍此以救彼也 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俞云各無成見浮出

左繡

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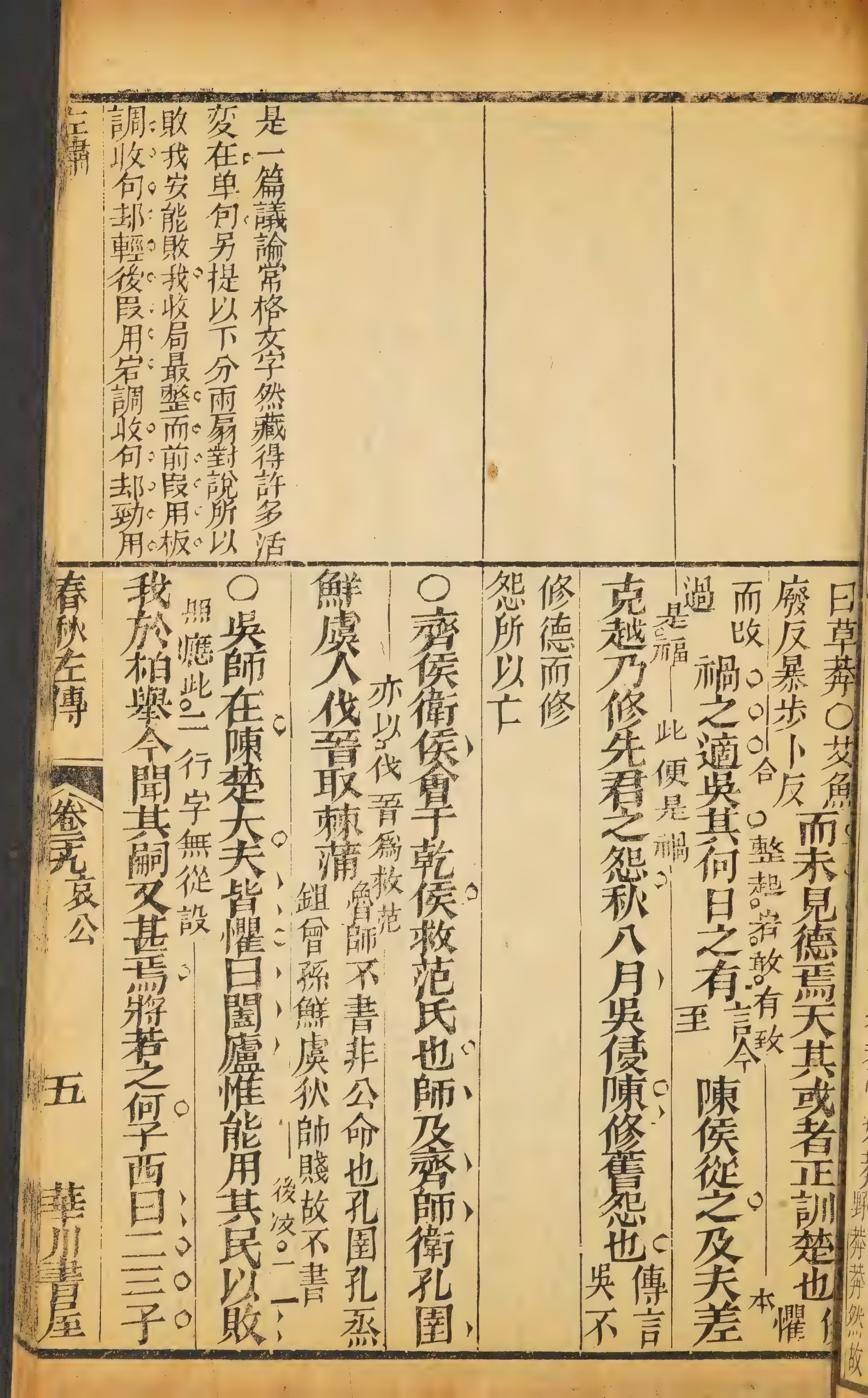
先虛說一遍又實說一遍每遍皆以泛說切說作兩層而順逆開合轉遞極圓

禍福並說重禍一邊以辭吳為主也前用雙提故後亦用平起兩臣聞正相應公獨問禍故末單收禍字以應之平側處脈縷最審細也

前段禍福分屬吳楚猶散說後段則直以福予楚而明以禍予吳賓主輕重交互說來圓警無比

逢滑、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子其文、

逢滑當公 武吳備邪 當公不左不右● 而進 以晉為主故也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順 後文已伏 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逆 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 只重辭吳不重以晉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楚為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俞云陳亦滅而復封者故云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如傷恐驚動 是其福也 應傷字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 芥草也 是其禍也 應土芥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是一篇議論常格文字然藏得許多活変在单句另提以下分両扇對說所以敗我安能敗我收局最整而前段用板調收句却輕後段用宕調收句却勁用

曰草莽○芟魚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懼
廢反暴步卜反
而改○○○合○整起○若敢有致言令本
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至陳侯從之及夫差
是禍此便是禍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
修德而修
怨所以亡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亦以伐晉為救范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鉏會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
後放○二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照應此二行字無從設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筆轉換使人不測又上段七不字總說在前在國在軍分說在後下段兩必字兩是字總說在後次有宿有分說在前奇偶順逆字字有法

不當患人但當憂巳此意在他處大抵用之收局作轉進一步說法遂成常調此文忽變在起手憑空提喝尤妙于一点後更不複衍一筆最是脫換熟境妙法曩時粗心以為相睦意尚欠透發真可笑也　相睦不必透發着因大夫皆懼只以無患爲對針也文各有主初非好爲脫換耳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存參句法順逆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總應民字知身死不見曠棄●補正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對不相睦令提句不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尚書孔註澤得兩焉字便宕丶丶

宿有妃嬙嬪御焉

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鄣曰陂停水曰池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亦總收民字一新語一襯入自敗二字有力丶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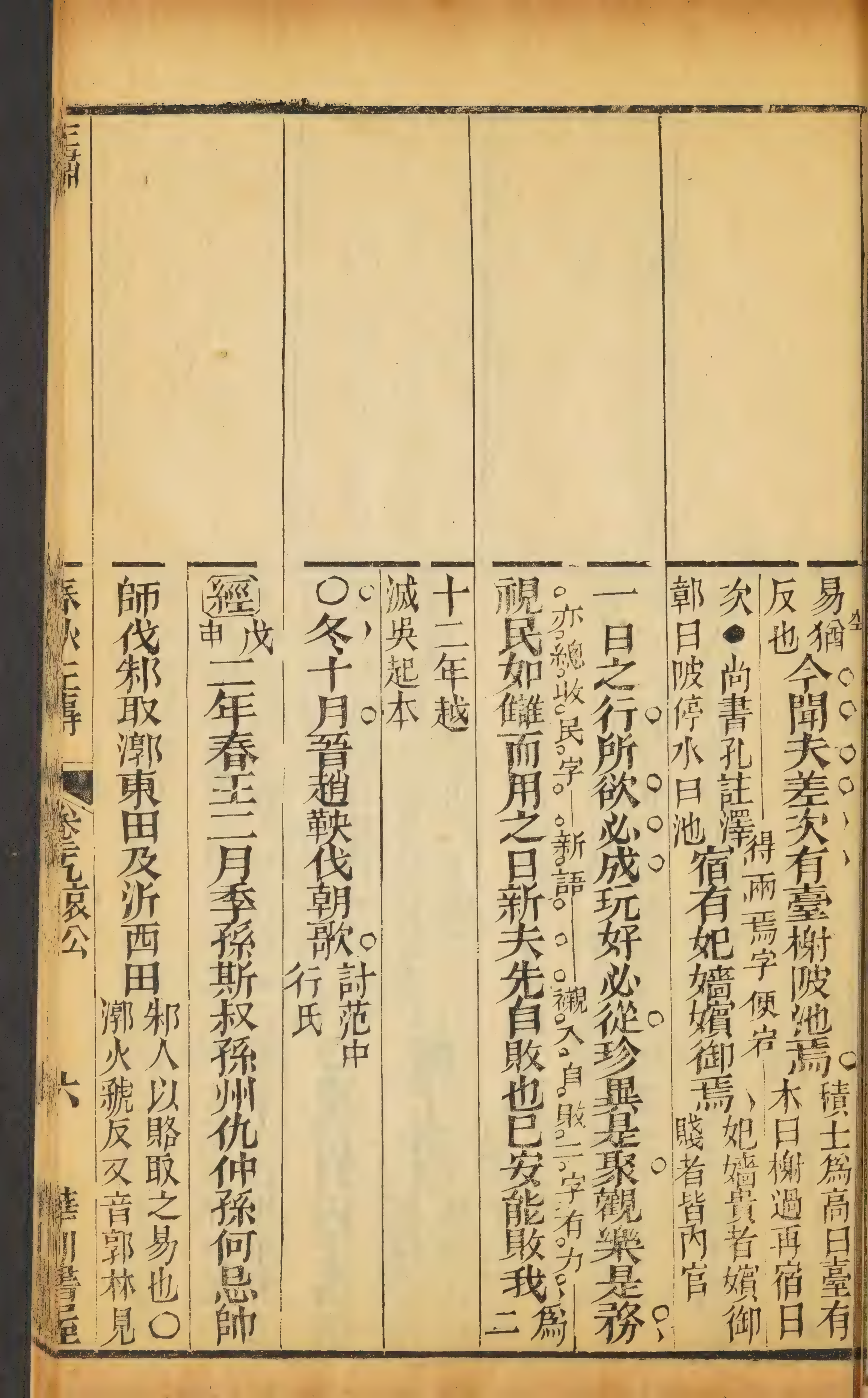
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

經 戊申 十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漷火虢反又音郭林見



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句古侯反〔林〕目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正義案十四年小邾以句繹來奔此云邾地蓋國竟相近所屬無常若莒魯爭鄆之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定四年盟皋鼬○〔林〕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無傳○林滕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林〕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

經畧則傳詳經詳則傳反畧亦文家脫化之所自來也

此篇傳納世子于戚事為聵輒父子爭国起本也經書世子聵則輒不當立可知誰衞侯本不欲立輒曰余無子安有孫自夫人亦本不欲立輒乃立輒勉强之詞徒以公子郢力辭故郎郢亦原不欲立輒曰亡人之子提出亡人欲其以子而讓父故以子讓父則聵不得之夫人而得之于子夫人不能强郢之必立亦自不能毋輒之必讓而盡無子而有

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士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初衞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明有君命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自謙語友輕且推夫人做主知公必不肯立輒社稷以及聵也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服虔云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君命祇辱

子矣篇中詳寫子南不立凡作数番轉折前對君則委之于夫人在堂後對夫人則又實之于不聞君命反復推托只欲以已之讓感悟輒心而歸之蒯也無奈輒既立後一概抹殺以致乃父踉蹌跋涉宵逃于途哭告于門寄身于戚而公子郢亦付之無可如何矣此傳直作夫子不爲衛君註脚自來責郢以讓國生亂者不知郢心且不知左爻者也前半寫公子讓國之誠後半寫太子入戚之窘總是照出輒據國拒父之非文中一字不曾寫輒如何不是而意無不畢然絕妙激射法　亡人之子四字八面俱圓就夫人言之此已亡人之子矣不妨立也自輒言之夫固亡人之子也如之何其立焉而不還之父也妙絕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做主矣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此則夫人自表語反輕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林靈公沒時我在其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又推君不會面命只要借言當以臨沒爲正

且亡人之子輒在輒以及蒯耳乃字寫出子南合意而輒蒯不然乃立輒公也靈公適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雖復机詐亦可憐

絻音問始發喪之服見太子猶知有衰處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此篇敘鐵上之戰凡作兩半讀在下卿之罰也截上截趙鞅禦之爲一篇緣起十戰一段爲下將戰既戰作引下截方止寫戰事以將戰起既戰收將戰提明無卹蒯子太子三人既戰仍以三人語回應作結章法首尾極爲明整○一寫鐵戰甚畧却詳於誓師禱戰等文亦敘戰之一體看其最寫得有精神便知此文着意處○着意在此者爲趙鞅與蒯聵同舟而濟也

…子姚罕達子般駟弘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

則以困范爲主○伏衛大子

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彼用○在心○將知○何○○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補正傳氏曰設旆於軍前盛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數語立○一篇之局○直照○末段矣○○兆

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故懼會合戰不成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契苦計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子結二反灼也

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謀既合但以故兆相咨詢可也舊在兆字絶便都不成句法

○俞夫從此說起見其本意不事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君也斬艾百姓欲○

青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眼 先總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

後分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芟魚廢 士田十萬 畝也 庶人工商遂 得遂進仕

反滅或作戕音殘

人臣隸圉免 去厮役○厮又作斯音同公羊何休註艾草為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韋昭漢書註析薪曰厮

只敘在耕○寫後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 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

下卿句非簡子自下註脚乃左氏隨敘隨斷筆法與末段結句正同即以此作上下界限對仗矣

提倩三人下即鋪敘三節授綏節是寫無恤巡列節是寫簡子禱戰節是寫大子尙在戰前下文方正寫戰勝而救戈復伐又是重寫太子喜曰可矣曰國無小又是直寫簡子唯無恤不曾重寫則于末段總敘後趁勢補寫一筆便令三人事實各滿是無此飽彼飢之病而敘法隱見詳畧前後倒順變動不拘此

其賞○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辟步歷反　素車樸馬以載樸極　無入于兆○兆葬域　下卿之罰也

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與上○少字對看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鐵丘名　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檀弓飯於牖下是死之正法　羣子勉之死

左繡

等結搆豈後人所得臨摹一二者乎揷敘趙羅公孫尨于兩段中令情事不寂寞然痁作而伏不過為太子作襯而取旗幕下則大為鐵戰壯觀乃是出色寫簡子見范氏之亦為趙用也葢誓師戰禱頗嫌平對今多寫巡列一層于前又添入報德一層于後便令文勢歸重上一邊法變而密

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麇丘隕反）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詰起吉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戎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命不求苟免）●正義巳之身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所禱）

先分　着　眼　自敘在排寫前　後總

一則曰憂未艾一則曰國無小兩節俱作不甚滿意之筆以反跌末段三人事事得意之極也欲合先離欲擒先縱不解此秘則宾筆俱作主筆讀矣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敵句）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伏救主退敵 應無勇也）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應首段）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結齊粟）趙孟喜曰可矣（俞云點睛語）

（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 看傅傁語當主上獲粟說）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著此句以則顧上書射逆之一筆 俞云非為克鄭欲克范氏 傳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冷語刺心）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應）

以整筆收拾一篇散文振起通身神采是絕妙掉尾法

俞寧世曰范氏世主夏盟其亡也齊鄭輸粟于趙氏何與乘而奪之非君命也報私仇也是時晉軍孤弱六卿俱散相為左右獨一陽虎之亂臣蒯聵之賊子故以晉遇鄭如臨大敵未戰而懼既戰而喜延憶三駕服鄭時氣象盛衰何啻霄壤極熱鬧事却寫得風清月冷葉落草枯其神境都在行墨之外矣

觀此益見鄭處甚圍之能

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蠭旗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弢弓衣今日徐云前誓師先衆後己幸而勝乃與人爭功

我上也上功為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孫云此與鄭戰許伯三人欲事麗奇相似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與岳專之旃恰作映帶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請遷于吳中悔元年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

遷騶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餅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己酉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林蒯聵在戚而齊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林惠公卒悼公立

此與宋鄭救火篇筆力更爲矯變看運点五至字寫盡倉皇拉雜其妙只在火踰公宮一踰字將天火之幻之猛之速一筆勾出自令變出非常聲勢洶湧而百忙中又先着救火者皆曰顧府一筆便于五至字前托起一層此時已自人山人海亂軍無主然後逐序寫出五个人各出一語各行一事分頭指揮却渾是一齊動手神理此爲寫火之極筆具此靈奇誰謂画咸陽一炬難也　如此一大篇熱鬧排場又字臨了只須夫子問一筆作掉尾直一帖清凉散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司鐸官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　桓公僖公廟●正義曰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故以天災言之　伏末句断案

一筆跌出五

救火者皆曰顧府　言常人愛財

假來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　曰庀女而不在死　庀具也

與上假對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　命不共有常刑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

凡寫五段長短各變每段起句板板寫五個至字以整治散固文字片段之大凡○景伯段最詳為前後四段之主命宰人出禮書乃是承上文命周人出御書說來校人云云起下駕乘車御公立兩事府庫慎守起下財可為也濟濡云云起下官備拾瀋於事則先緩而後急于文則中總而外分極忙亂事寫得極清楚結更曲終奏雅神味無窮

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攸音由 蒙葺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本段自對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 乘車公車 始乘馬繼駕車後竟御公立一步急一步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象魏門闕 頓起一筆火勢愈猛立象魏命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藏象魏寫盡倉卒情事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 此理急救火不滅語火勢愈猛 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

左綉

徐揚貢曰與宋鄭遇災迥異彼專爲政此衆爲政也

此敘康子奪嫡事妙在不言其所以然通篇寫桓子遺言極其坦易寫正常載

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反 於是乎去表之槀 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積子賜反 道還公宮 公宮起公宮結 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相連○還本又作環一音患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不言所以然使人自思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萇弘事劉文公 爲之屬大夫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 責周與范氏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之禍 不但違天且違人矣 終違天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

告極其危疑爲康子用計則極其不費手脚也而筆法隱躍使人自思而得之入微之筆

從己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卽位既居然卽位南孺子男不得立矣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呂五字頑挫有神致假也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在後入則不待其生而蚤除之矣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名者一篇以正常爲起訖以其能頓名思義邪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

左綱

屢圍朝歌殊顧邯鄲犄角趙師子南特欸一角使之走併一處也豈幸逸哉

其郛。郭圍 伐其北、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荀寅使在外救巳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 庚戌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殺申志反 林 昭侯弒子成侯朔立●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 蔡公孫辰出奔吳 弒君賊之黨故書名○何者誤也 林 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無傳 ○宋人執小邾子 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此節極寫文鍇忠勇因衆莫敢進故算出如墻而進一策無奈依舊畏首畏尾只得隻身向前此先字之義也作者猶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弒君黨○姓音生或音性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林]晉執戎蠻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

○城西郛 無傳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林]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無傳同盟於皋鼬○[林]頊公卒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頊公 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

想意不甚亮特先着後至二字後者獨
先則先者盡後矣襯托妙絕　如墻與
門之相映成趣一以死物當活人用一
以活人當死物用点染新奇
承字貫下句讀乃突然出其不意之詞
方言一字爲一句只此一見生義解作
懲聲轉而字異未是
攻門曰門守門亦曰門死字作活用義
本相通後人于此等處多分條例却不
知前人于好惡先後等字皆互叶也
此傳晉人執蠻歸楚事當重士蔑文則
以司馬販爲主前後四致字爲眼目純
是一片機詐前兩致字是先詐其民以
圍蠻後兩致字是與晉合詐以俘蠻爲
得無所不用其詐而曩時假信假義之

懲蓋楚言也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
襯筆　翩以矢自守其門
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鍇音楷
又音皆　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言多不過殺我二人林
註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語氣不合　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
併ㇾ不殺ㇾ
人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卽霍也
謀章一篇之主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眅○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
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眅普販四姦二反函音咸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
函

風亦蕩然矣春秋欲末世事自非良可寤嘆

致負函致繒關本以奔命之故召其民忽變爲一昔之期襲蠻氏一面紿民使之不漏師一面紿蠻使之不備豫此一段寫詐謀已色色寫絕而田也城也且爲之十也而蠻之君臣盡墮其術中邑也宗也几以誘之也而蠻之遺民都落其圍套師左師右師蹇蹇犄角明以通少習之勢勝士蔑以不得不與而蔡與方城蠻與晉人無一不爲我用司馬真算無遺策矣哉

繒關皆楚地 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逆流曰泝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 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 ● 補正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大夫別縣監尹 ● 補正晉大夫守陰地者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後半三行只六十字只作兩句讀曲而勁簡而深

一弃鮮虞一弃臨下先敘墮臨後敘會鮮虞一承上弦施一另起國夏也事變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許蠻子且將為之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許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

而文之順逆因之矣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壺口在路縣東有壺口關○鄗呼洛反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也名甚不隹 追于人

經辛亥五年春城毗毗晉也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林景公卒安孺子荼立○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王生爲惡而知美柳朔亦無德不報古之人古之人

此篇爲陽生篡立起本甚深嘆景公違衆立荼之失也前景公謝諸大夫何句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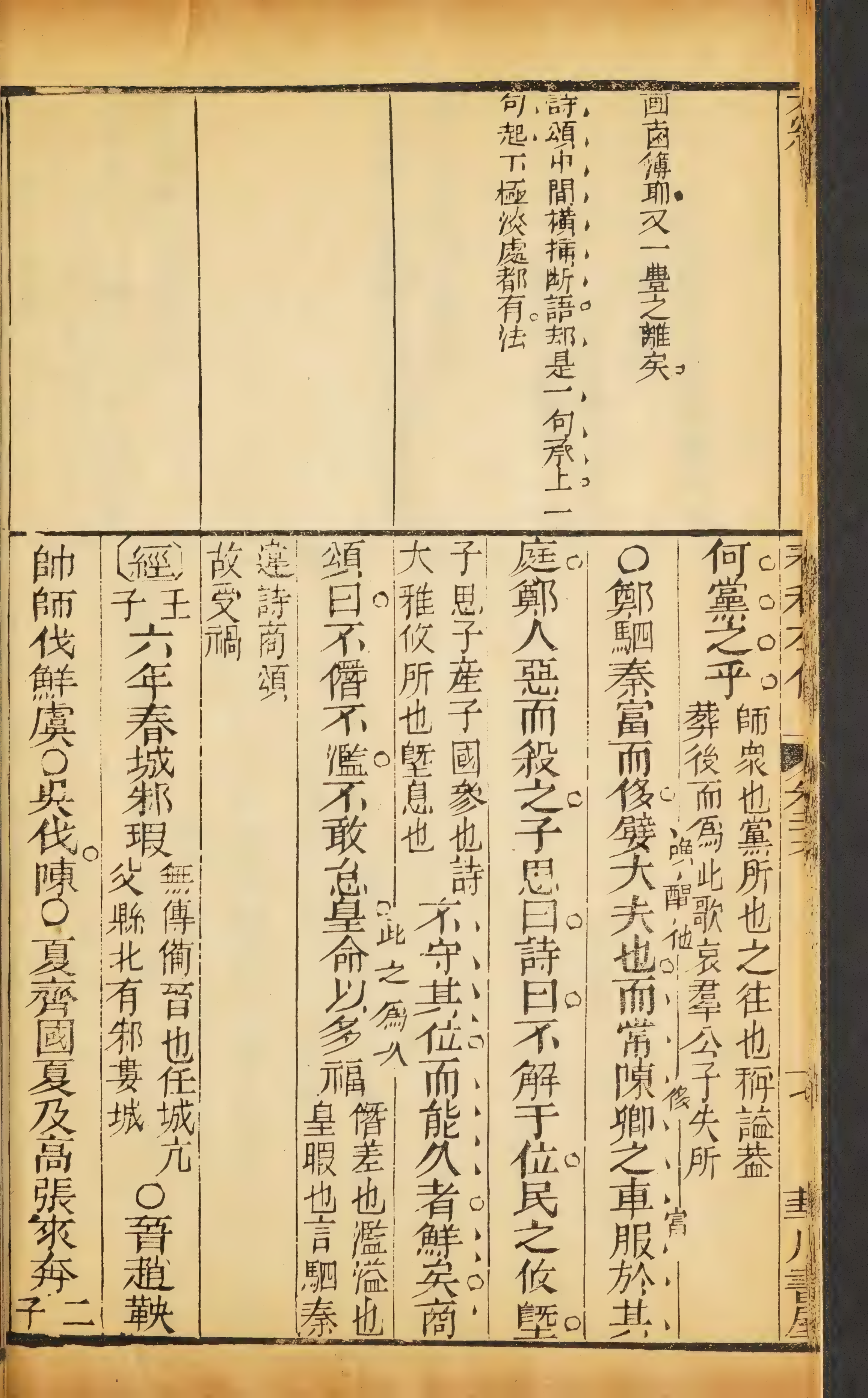
是不要別人管他閒事口角後萊人之歌亦便句句是並沒人來管你閒事口角兩謀字正相應前語似冷似譃後語亦怨亦嘲均屬摹神之筆

中節爲一篇關紐上半是立荼用裡文字下半是寘羣用裡文字

須知萊人不是痛羣子正是痛景公孤立所發而諸大夫皆袖手退也野慕之及恐亦不能合笑地下矣

歌凡三換韻埋與謀死與事乃隔句叶也

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 陳乞之意 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猶言你不是愁中即病中也 領教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閒音閑又音諫又如字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 前總後分前暗 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 後明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四字陪一主 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叶媒 師乎師乎



畫鹵傳耶。又一豐之離矣。

詩頌中間橫插斷語。却是一句承上一句起下。極淡處都有法。

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輿酙他 ○修 ○嘗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 ○此之爲 ○入 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 王 六年春城邾瑕 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

呵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昭王卒惠王章立○齊陽生入于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林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林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荼弒悼公陽生立

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此篇極寫陳乞之譎。劈頭一筆提破。下分兩段。先以大夫之言激高國而勸高國去大夫。既即以高國之言恐大夫而令大夫去高國。縱橫闔捭。曲折詭秘。描寫入神。

兩段句句相對。極參差整齊之妙。及朝一層。乃是從高國轉到諸大夫。兩段中之樞紐也。此法唯左氏最精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　修舊怨相反）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盧觀一筆妙。一此句與又謂大夫對）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罪過　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　兩段都用代作對）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謀既謀對。早與先對）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需音儒　各以反繁對）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與每朝對　高國故求就之　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是正敘下截是追敘末以夫子斷結卻重在下截上以五辭而後許立之而後還對說作片段下以遂弗禜遂弗祭對說作片段其實通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平月厚施之報）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十戰不吉十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篇以昭王爲主上截乃以子閭伴說先主後賓故下截亦以有疾弗祭爲主而弗榮作說先賓後主局對而意側章法又極整而變也

上截兩十兩不吉與兩則命兩不可筆調相配此一節自爲章法兩不如死兩順也死一二順筆調相配又兩節合爲章法下截先論王身便添出股肱與腹心爲對次論夯祁便添出江漢睢漳與河爲對而又焉移之說在不穀之後不是過也說在不穀之前總一整散順逆相配栢錯而名言絡繹段段精神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上句單指戰不吉說此句乃指退不吉說 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立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註閉塗即禮記所謂菆塗者謂匿其喪也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是歲也有

左繡

王或菴曰弗禜弗祭無尾以首段爲尾九疑之連綿也王命三子三千五章處于三段之中湘烟之迷隔也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此長者言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進接有疾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絕有風致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不失國或指相舉敗而後與言論篇法則指上子閭立章而言也由巳率常只結下截而讓國不失之意自然句乘又看由巳收上無大過雖不德率常收上文焉移之不是過也此暗應法又總結法

此篇作三段讀論事則首段傳陽生入齊事末段傳陳乞弒君事中段乃補寫兩截中間情事論文則首段敘陳乞立陽生下兩段一敘陳乞安頓孺子一敘陽生遷殺孺子兩使字相對甚通篇以陳乞陽生對寫於章法爲一頭兩脚也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率常 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今五子之歌但無帥彼天常句下亦微异 有此冀方 由巳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巳率常可 可矣 矣 又逸書言信出巳則福亦在巳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高國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固朋于糾事者也此人亦出陳乞益無所忌矣 名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鉏在魯 南郭 鄁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首段陳乞使召使養陽生告且于戒闞止兩人都用重筆中段重陳乞却揷寫悼公稽首一節末段重陽生却揷寫僖子不對而泣一節章法最勻　然此特論片段耳其實作意只寫一陽生凡三寫其机智絕人首寫其謀事之密中寫其要盟之婉終寫其絕患之毒遂令一極長機詐之陳乞而召之而養之而立之而盟之而卒至于泣謗所謂摸着黄荊土歩是佛者也眞是寫絕

公羊寫陳乞爲譲便筆筆以陳乞爲主此則筆筆以陽生爲主題同而局异此可以得文心之變矣

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定九年解闞止陽關邑門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泄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點之廉反又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

俞寧世曰寫陳乞之奸奸到絕頂寫鮑子之庸庸到絕頂寫悼公之辣辣到絕頂益三絕並而孺子死矣

說謊絕倒

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責陳乞都用悼公劃）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妙

悼公稽首（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悼公）婉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婉）（申說奉義）（申）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說可不可）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中言諄諄有已已放心矣）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兩段往法相配前是陳乞使後是陽生使筆）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有賓主）去鬻姒（以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

王彧庵曰陽生入齊陳乞弒君經雖分書實一事耳傳旣合序則但爲弒君傳可矣召陽生入者乞也養于家納諸宮者乞也立爲君而廢孺子者亦乞也始終皆乞獨至弒孺子而曰我不知欲使弒君之名倖以免也歟天乎欺人乎左氏一一詳其實以傳其眞而春秋書法無容辨矣然不誅其心以暴之天下而不對而泣孺子何罪若以爲出之誠然而序之無貶詞者此正寫其奸狡處也寫小人人第知直抉肝胆爲寫照不知但寫面貌爲傳眞此間分際難爲淺者道矣

一結直寫出他處置乾淨快活來入神之筆

荼之陡然提動今題黨也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毒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作假孫云經書陳乞弒其君舉皆泣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也云乎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以齊國之困內有饑荒之困困又有憂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作假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毒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

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徒來二反

〔經〕癸丑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 鄫今瑯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林〕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于亡矣 報定十五年老丘之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定八年鄭始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此篇傳會鄫事詳寫吳之無禮爲黃池起本以末句無能爲也爲主意不在文而文乃特工　一句起一句結中分兩對章法最整徵百牢便借范鞅來發揮召康子便借太伯爲口實絕妙機鋒

孫執升曰觀景伯之詞范鞅貪而棄禮君若以禮命諸侯云云然則我之多求於人者皆自處於不肖而人之有求輒應者皆以無禮待我也三復斯言可以物躬可以淑世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倒句　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　在昭二十一年）吳王（便）百牢不亦可乎（是好冤來聲口）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倒句着一之字死字活用）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補正陸氏曰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王路繁纓十二就之類）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

左繡

中數語亦結上生下乃借作兩截轉棙也亦娭于我巳伏召康子一脈矣　或以此配結句作對斷失作者之妙不可從

此何禮也語亦借前禮字作反詰妙在他無禮便責之以禮及至他說禮偏又不與他講禮而且坐之以無禮隨機應變子服與端木殆所謂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者也　前後以看著不以禮命於諸侯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兩句爲眼日通篇平寫兩段末忽憑空下一斷語旣不爲之累伯亦不屬之子貢一部左

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俞云不說不肯妙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推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班出色亦倒句蓋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即將上事挑駁自令語塞文亦兩截一串矣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俞云因其無禮而無禮之焉得譸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

傳從無此結法眞愈出愈奇愈奇愈妙者矣

此篇傳伐邾事自以伐小國爲主然爲吳伐我起本又以背大國爲重起處是伯與大夫二意雙提而側在伐小之危以起伐邾正文茅鴻則極言背盟之非以起伐我後文逐層卸落妙在前論伐小却兼照背大後論背大却帶定伐小用筆如靑蚨子母回環手法絕巧

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 正義應劭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王肅云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 綿從然不盡

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使人作十日思

〇先伏末段

〇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吳也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三德信與仁也 拈保字便重伐小邊 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 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

賢而逆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數所主反 知必危何故不言 應危將焉保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坚且阿附季孫 應失德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按此上皆諸大夫語言列國至今相胥以亡者皆由背大國伐小國而然今魯背吳伐邾知危而不言者非不言乃言而無益耳況魯德如邾何可以亂治亂耶蓋諸大夫皆與季孫不合故不樂而出補正傳氏說同杜、、不樂而註皆誤服虔以知必危二句亦屬孟孫尤謬

伐邾事本爲魯不保小正文邾又爲魯不事大作陪一脈兩用得妙。

晝掠宵掠極寫不仁。頁盟秋背。極寫不信。分應元密。

出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樂音岳一音洛 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邾不禦范 兩大夫相映。 年揮一筆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近○聞音問又如字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 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邾衆保繹令掠

欽事後虛說一層甲說一層又抉進一層威之不立既言其害以私奉貳又動以利詞令暢快凡寫八君字語語不爲邾謀全爲吳謀似此筆舌其視初年燭武飴甥諸公其同不同爲何如也

孫執升曰三家患寡貧惟季爲甚故伐莒伐邾皆季戶之莒人愬于楚而邾人愬于吳蓋可以觀世變矣

而歸故負瑕有釋也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會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應旅則夢元立則夢今陽亡亦夢何夢之多且驗也

先結夢者之子乃行一筆然後重敘公孫亡曹段落明潔君將彊言霸說連司城聽政敘去則應夢無處安放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救奚鄭何能爲）（伊何）（謚桓）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入其微子微仲耶）（社宮社也）君子爲諸國君妄謬 ● 服以衆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何其不）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賦鳴鴈而賦維鵝也）（弱弓微徼後入）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猶有拾其唾餘者）夢者之子乃行（即在訪政大悅中抽出另敘也）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 ○合○刊○本題○ ○正○對○鄭○師○ ○猶○未○遂○下○也○○○○○

○○○○爲明年入曹傳也梁國

大城鍾邘　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　甲寅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訴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林〕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于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寫曹亡出其不意亦極其索性其神理乃在數之字章法與宋萬篇同

曹亡于詬其以甚口為覇王之器耶

俞寧世曰寫曹伯君臣取亡之道如狂如醉其中若有鬼神使之一夢方敘得靈活

此文作三层看吳伐魯而盟還前虧子洩後虧景伯叔輒是反陪子洩微虎是正陪景伯中間鄭人王犯承上險道與波同直使能頓為盟還作地而景伯與懿子一番議論實為一篇之主回顧起句埋伏結句兜裹完密線索玲瓏其妙非可以鹵莽睹也

看來以下半篇景伯為主上半將伐魯。

○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照定季孫景伯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定十二年輒與不狃襲魯兵敗奔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

爲吳伐我作引武城一節特寫景伯譏切季孫爲後負載請釋伏脈國未可望巨有欲歸之心一夕三遷又有不久之勢假令少斷其盟自免城下之恥而季斯既畏吳强又修何怨莠非子服姑曹爲質其不爲豹婼之續者幾何矣看他自子洩未可得志一語提破從武城後步步都爲結處作勢有千里來龍到頭結穴之妙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正義言奔命則命不及亦不還也所託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爲之隱惡●既託所適之國則隱嘿不與其謀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串下卸去叔輒子張病之子張輒也●正義率引導非爲帥也以二人知魯道故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

文凡六番起伏叔輒一起不狃一伏鄭人主犯一起斯與之戰一伏克東陽獲叔子一起國未可望一伏次泗上殺國士一起一夕三遷一伏然後跌落吳人行成竟可收局矣而必待其歸又一起負載造門又一伏請釋子服吳人許之又一起姑曹當之而後止又一伏然後以盟而還收拾一篇層波叠浪之文此種篇法曰城濮鄢戰而後亦未數數者也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

安故子洩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戍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本又作滋字林云黒也及吳師至

此二端非子洩所料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道音導王犯嘗為

雙矛上二項

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

此評獨歸季孫則前大夫之不阿季孫明矣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前叔輒不狃有名無情與立與斃必得志未可得志是逕對格此二節兩明日對提王曰聞之對煞是連對格散交必得整處章法乃不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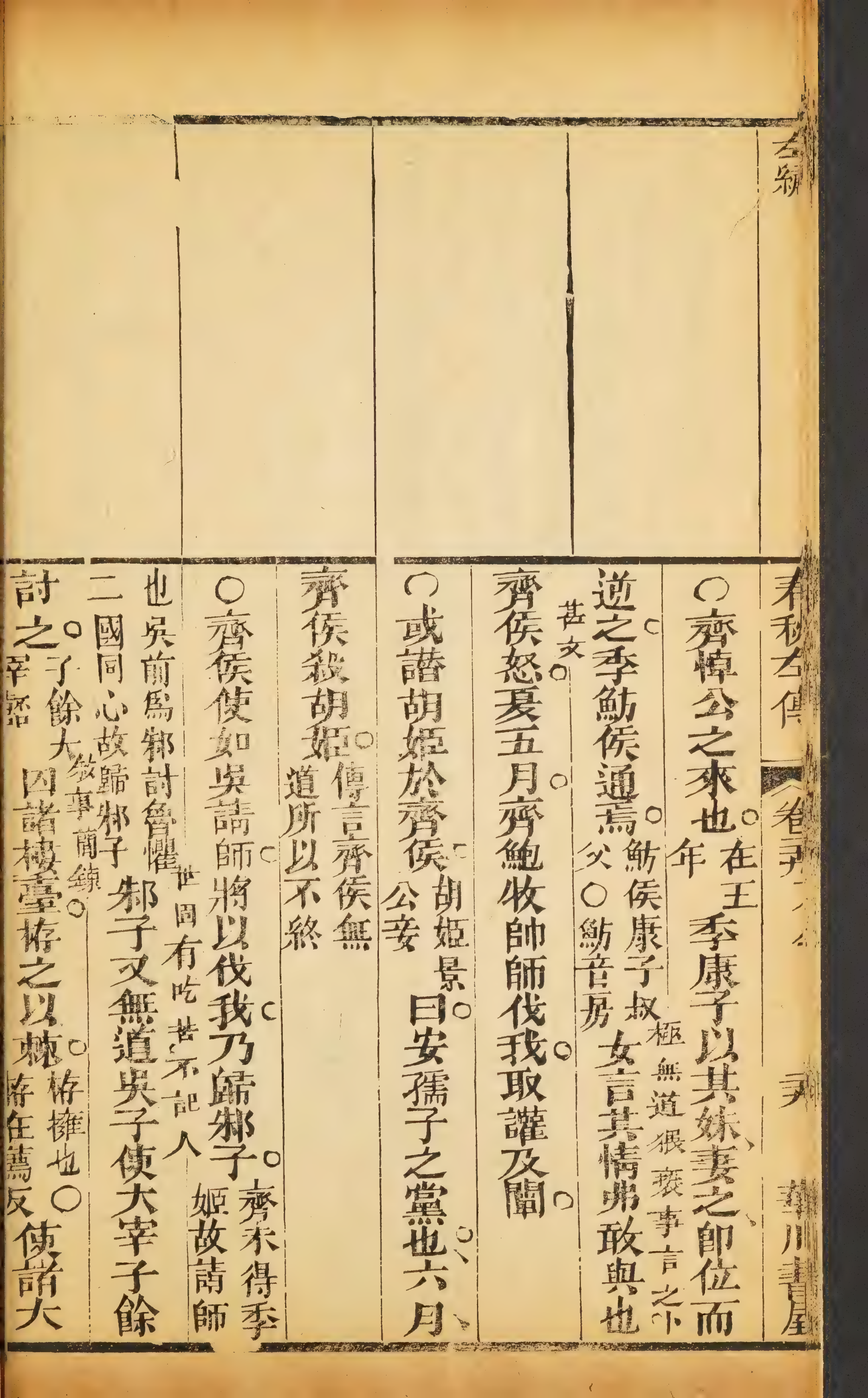
為邾代魯單為季斯皆盟而來却並不寫他如何設處只輕輕於前段点一斯

求焉 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三邑魯地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微虎魯大夫 跟次字來劍云所謂 必有與斃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令士試躍之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 三百人行者見之書人翁 及稷門之內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至稷門

與之戰此處点一或謂季孫而季斯之一籌莫展但能召災莫能禦備活現紙上最是嚴冷之筆

以姑曹當之乃是景伯當場活變杜註既得復求未合。俞寧世曰吳廼子邾之請不得已而與師輕而且遠力實不能取魯子洩一言其氣已沮一路步步驚惶惜魯人畏懼之甚急為城下之盟乃知以貪始者必以怯終也敘事全于此處着意

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惡其斯戰之言也）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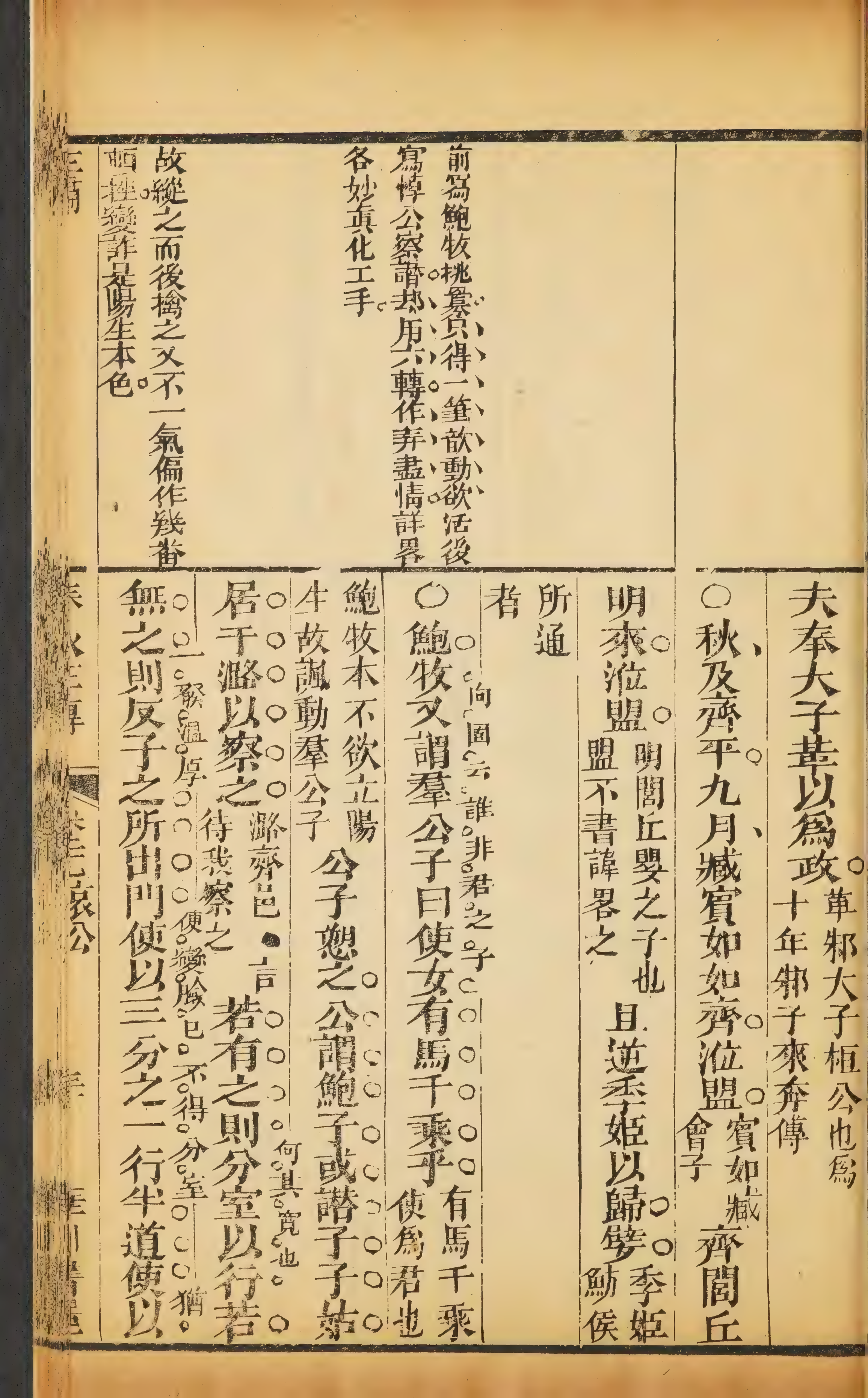


○齊悼公之來也在王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極無道猥褻事言之不甚文

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世固有吃苦不記人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叙事簡練○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栫在薦反使諸大



前寫鮑牧挑釁只得一筆欲動欲活後寫悼公察譖却用六轉作弄盡情詳畧各妙眞化工手

故縱之而後擒之又不一氣偏作幾番頓挫變詐是陽生本色

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畧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

向固云誰非君之子

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

言待我察之何其寬也

一發溫厚便變險已不得分室猶

○使得行○甚果否子之所為耶

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麇亦束縛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 乙卯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書取覆而敗之 雍丘縣屬陳留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吳師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為十年吳伐齊傳

有能者無死譬乎。吾知不免矣。

築城穿溝兩事本當平對今偏將邗字夾在中間死字便作估字用又溝字既可對上又須連下他處以一句作上下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于目腫否○）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丘● 正義處舉經文者為下趙鞅救鄭起井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

大結

轉捩此直以一字作上下轉捩而叉又只七字間古今有七字成文而變化有法如此者乎無有哉

通篇皆以救鄭為不吉而着解不同故用筆全別龜墨都以伐齊之吉伴說伐宋之不吉而前併後分前順後逆總不說破伐鄭史趙則单指救鄭之不吉將伐齊伐宋支離附會一概掃却透快無以復加陽虎忽兼說宋鄭而側重在宋又從對面看出吉以見在我之不吉將上三說脫換都盡盡文心之變備于此矣

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正義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 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 可以興兵 ○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日惡來其後為秦一日季勝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為占也●盈與

伐宋以救鄭　先總後分　皆以伐齊為斷　○顧○後逆世○假○借褒獎○氣

（嬴盈通）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而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兼數與罪而言）（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忽添一人）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

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十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 談易處有傳來之致 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在彼則我伐之爲不吉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林〕大子革爲政 ○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不與謀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赴故不書弑 ○〔林〕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夏宋人伐鄭 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無傳 ○葬齊悼公 無傳 ○衛公孟彄自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乃故以三日之哭謖吳使不備也卅師自海征三日內事若以三日二字安于句尾便是結住語氣不見一面哭一面去之妙矣

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林】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亡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卽尊簡潔

咎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郯不書兵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徐承吳大夫

一取一毀一侵接連一氣寫出勢如破竹妙即從行也二字帶下用筆入神此以議帶敘之法也

是厚道語是前輩語我字子字正與二君對看見二君如彼我與子當爲之拚解一二也又絕似同寅協恭語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

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益九十餘● 正義孫毓以爲札之子與孫猶趙氏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大賢之事是札無疑

經丁巳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書名貪也○頗破可普多二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無傳 赴以名故書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無傳 ○衛世叔齊出奔宋 書名淫也

刻之戰自是出色矣冉有要其寫冉有乃所以形三家通篇分兩大截讀上半伐我及清提起至右師從之住是未戰前事一勇一怯得失已具下半師及齊師提起至洩曰驅之住是正寫戰事一勝一敗功罪分明中間忽補公叔務人一番議論作通身關棙上不能謀是照前文下不能死是照後文直作三家總斷故未竟與冉有一例評贊無着冉有以反刺三家而正國則託之務人口中不但聖人愼于立言亦左氏之精于搆局也已　或以務人之言與公爲之事作上下兩截對收而未另以贊冉有作結亦得但于兩孔子曰雙結之體未合前說爲長　雖是傻收法然原有賓主之別先結公爲而後結冉有此左氏先

傳　十一年春齊爲郞故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暗說人也自已亦已罵倒兩家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安慰一遍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賓後主之定法也

一篇以能不能爲線索前兩不能一屬二子一屬季孫末以兩能字反應之中段兩不能正一篇眼目其餘如樊遲非不能齊人不能師以及孺子能鼎不如也賢也弱也用命也不成丈夫也皆與能不能相映如点水蜻蜓穿花蛺蝶也

上截又分四節季孫謂其宰節寫冉求分派三子季孫告二子節寫冉求獨激季孫季孫使從于朝節寫冉求兼愧二子帥左帥右節賓主雙提而須弱用命同次寡門右師之從遲之五日詳主畧賓已爲下半伏脈

下半亦分四節却是兩對串遞遲說則師不踰溝是寫左師右師奔節是寫右

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激厲一遍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巳之公朝俟于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爲右一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

叔蒐乘

孟帥師是互見法

知冉求非已不勉強此

二節雖平列然一是連上蒐乘一是連下用命調

對而勢分也

師師獲甲首又寫左師孟孺子師又寫右師轉換極勻對說則三刻踰溝是寫樊遲獲甲八十是寫冉有左師自爲賓主後人爲殿寫孟之側不欲能嘿寫孟孺子右師亦自爲賓主而不狃之不走不止附見于前羽洩之一鋭一驅附見于後恰好相配看似斷續錯綜其中實整齊條理也左氏敘戰大篇此又出一格矣

（帶表樊遲）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按補正劉原父曰有子當作子有然古人于字下加子如臣章稱章子田盼稱盼子田嬰稱嬰子田文稱文子魏冉稱冉子之類甚多不必倒轉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老幼守宮（應一室敵車——左師如此）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右師知彼情兵）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昭公子）務人公爲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應封疆之間）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故左右師郊）師不踰溝樊遲

首段凡五寫冉求之言前三節侃侃直談後兩節微微分刺總是義憤所將不待用矛入軍蚤已壓倒羣子矣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刻約信 如之 與衆三

手

衆從之 乃踰溝 如樊遲言 冉求到底不成丈夫 師入齊軍 之師 右師奔齊人從之 逐右師

陳瓘陳莊涉泗 二陳齊大夫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 孟之側孟氏族 此等皆冉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欲伐善 林不狃之伍 也字反

有絕妙 不狃魯士五人 㗊客 曰走乎 爲伍敗而欲走 不狃曰誰不如 我不如誰而欲走 如一音而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 庶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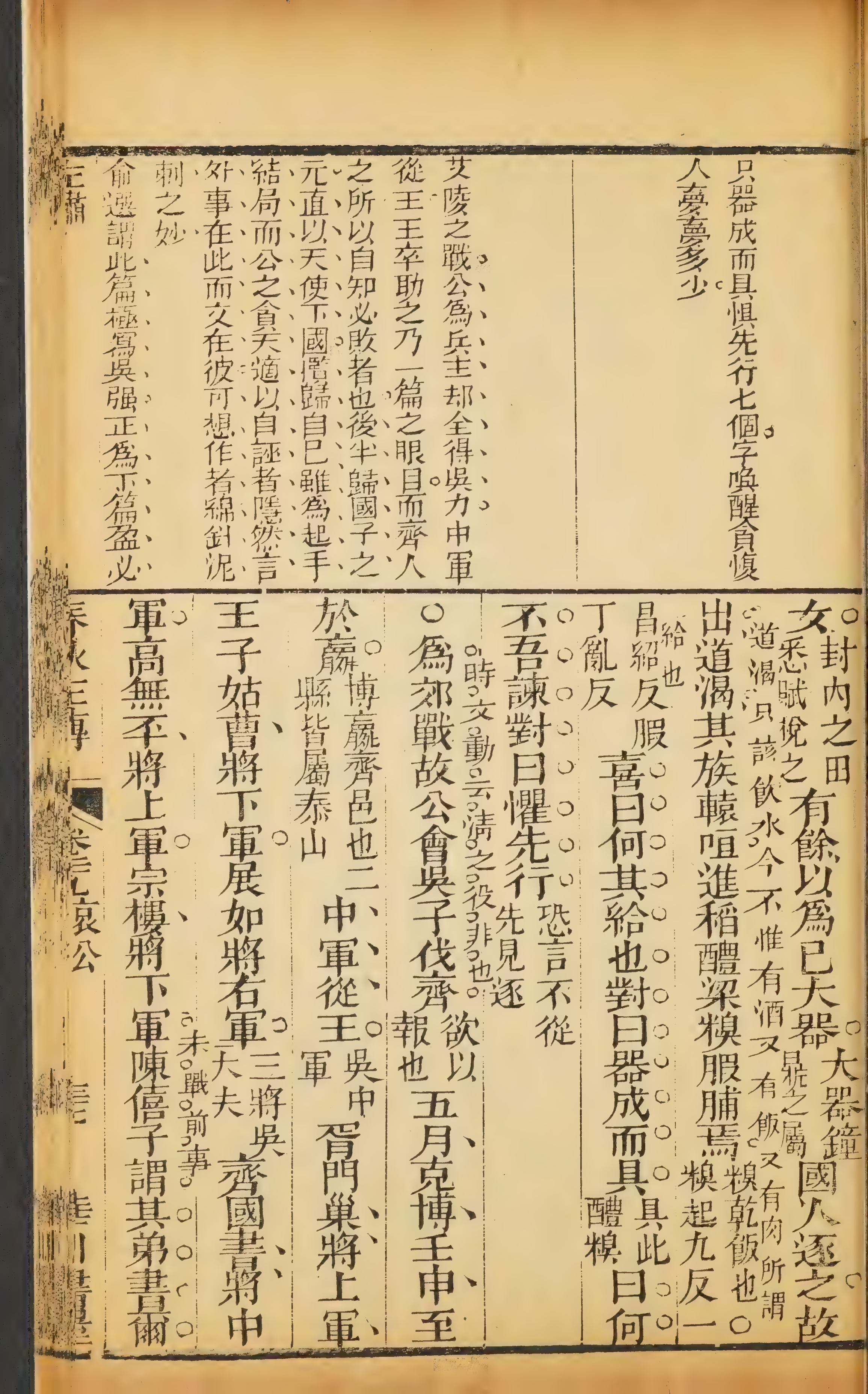
徐步而死 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 冉求所得 徐勇可貫 齊人不能師 不能整其師 宵諜曰齊人遁也 諜間 冉有請從之三

戰于郊敘法最變師入齊師下却不連獲甲敘去偏接落右師徐步而死下又不連孺子敘去直又夾入冉求錯綜之妙極矣　之側是右師極出色人因不衛右師故先用輕筆点過若寫在不狃孟洩之後便歸重此人作揚筆矣此賓主先後安頓處　孺子語人自許與之側策馬不伐相反相對激射妙絕　羽洩等却借孺子口中帶出敘事省甚變甚然此乃点綴法非補筆例也

結冉求又另倚一用弓事見不獨以口舌表丈夫而已一字作贊華袞猶榮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逕接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也俞云三家王卿之子不殤公爲皆但僮比擬絕妙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昕人疑童子當殤○殤音傷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長殤中殤服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補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彷負不殊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



只器成而具惧先行七個字喚醒貪愎人夢夢多少

艾陵之戰公爲兵主却全得吳力中軍從王王卒助之乃一篇之眼目而齊人之所以自知必敗者也後半歸國子之元直以天使下國僭歸自巳雖爲起手結局而公之貪夭適以自誣者隱然言外事在此而文在彼可想作者綿針泥刺之妙

俞遜謂此篇極寫吳強正爲下篇盈必

○封內之田文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道渴只該飲水今不惟有酒又有飯又有肉所謂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一昌紹反腶丁亂反給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時文勤云清之役非也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未戰前事陳僖子謂其弟書爾

大綱

段先下註脚當與楚子狩州來篇參看不得徒賞其占槃有色詳甚有見存之

中段人人皆作敗興語獨公孫揮差强人意此非下語不倫正是暗藏針線處益借此露一吳字以見此勝全得吳力若無此筆幾疑齊之并魯而畏之矣

畏吳知敗分兩番寫前是兩兩相勉後是自作咨嗟然着三樣筆法起用參差中用整齊末忽橫添一實事以兩作三用筆尤變

會吳伐齊却獨寫吳齊將佐魯師叔孫只于後半閒處一点又寫其拜賜未能以表一籌莫展不過因人成事而已用筆嚴令之極

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前後者實此句

獨虐

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牵上搭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正義啓殯將虞之歌即今挽歌也晉初荀顗制禮欲去之摯虞駁云詩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何害復存之三其徒散中整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含玉亦示必死俞云三段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濃忽變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又云三段激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添此以對上每層三項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見與聞對再見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
皆自知將敗 甲戌戰於艾陵正寫戰事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
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
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公爲郊故公固兵主也明譏其因人成事●再補寫戰前事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
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
若無吳助此人亦新簉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
子也中物●正義端木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
衛人故稱衛賜補正部氏

無端子歸元上妝点出許多色澤蓋特與前文虞殯含玉等照耀成景也文固未有不相配爲工者



前去疾篇單論許成之非此文極論喜賂之失其毒愈深故其詞愈廹直痛哭流涕之文。　伐齊意輕故中間只点一筆

此文與前篇有同處有异處有相承處有翻用處有抉進一層處前言雖不可長此云種不可易此同者也前對行成只說克而弗取之非此對喜賂并照伐吳

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之言拜者受之禮 接寫戰後事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 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 褽薦也褽音尉 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俞云虛歌語妙 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太息而入傳撫膺扼捥之神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所以爲腹心之疾 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欲得一氣說五層句句聯句句轉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得

吳

齊故參吳盈毀濟欲石田兩兩分剖此异肯也前比之去疾却只說得正意此便承來說心腹說醫說遺類前云吳其爲沼此却飜轉說越不爲沼前云二十年此更抉進說三年一國之事一人之論而種種變化初學細心比勘安有勦襲陳因之苦耶　起云參吳結云盈必毀皆以喻意爲正意中間心腹醫疾首尾相應獲田爲沼又恰相對遺類易種屬鏤墓檟二麗之極

孫執升曰吳無艾陵之勝其兵力不盡猶可爲國不殺子胥則長城猶在越不能復艾陵之勝云益其疾也屬鏤之賜自壞其長城也會看麋鹿遊姑蘇亦足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　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補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史記曰吳子使子胥于齊是也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艾陵役也屬鏤劒名鏤力俱力侯二反　將死曰樹吾墓檟

乙稍
哀巳。

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卽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一謬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再謬

此篇爲世叔齊奔宋作傳却詳敘孔圉妻疾攻疾事又因止圉攻疾并詳敘夫子歸魯事謂之因事及事倒於事之關係文之針線亦無涉也然前半輕伏仲尼止之一筆留于結處復說作一篇之照應結束𢇁事渙而文自聯則篇法所必講者矣

疾奔事凡作三層寫前一層是追敘奔

前番第二層是補敘奔後事第三層又推其毋以及其甥則皆孔圉之爲之也一面寫太叔有可奔之理一面便寫孔圉非奔疾之人夫子胡簋之事卽以諷其失而作之斷也豈無端牽合云爾哉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三謬尤謬之謬者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還聽使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巢鄖少禘皆衛地終言疾之失所也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

作讀仲尼止之幾疑夫子何為與此等閒事讀至此處乃知夫子固以不止止之也文子卻會意而止可以為文乎此段若竟許于前止之文內便輕今另敘作結便重類敘若不分輕重則不見歸趣矣

先極論田賦之非末又言所以不對之意都用一正一反陪切詳明左氏敘述

之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正義明堂位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今皆作夏曰胡疑誤用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

聖論處煞甚體會來
夫子明知其言之無益故不對然又不
不忍竟聽其加賦故又私于冉有使其
以吾言為然不無小補如不以吾言為
然則在我固未嘗強聒也仁之至義之
盡矣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
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
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
而民財民力竭矣

一賦故言田賦 ● 先儒論田賦其說不一愚意丘賦
甚輕田賦當是照田加賦在宣公稅畝之後即魯論
所載二猶不足者也有子
之對亦當本此未審是否
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
丘不識也三發問 三發 卒曰卒終也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答不公 而私于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事 行政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中字方無
小貉小桀言桀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三頭是賦之常法 ● 拔田
賦與丘甲當是兩項如林說則
都是益兵與國用不足無涉矣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為明年用田賦

傳

經　戊午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一杜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是故作兵甲用田賦不書初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一音峻遒一音遒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陽口○鄖音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周丁

因其子而子之因其不綅而放絰今陋
司敗知之亦當自夫子以黨節

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
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可見吳孟子乃國人譏刺之詞非公自
謂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不有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故不言葬小君于君何有于小君○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綅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綅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
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綅音問●補正傳
氏曰孔子與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見季孫不
綅亦去其絰禮之稱也拜者
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老實說個不必尋盟只一句便了然正說殊不醒快妙在一反一翻不費辭而意已足也

唯恐寒盟故欲尋盟偏說個寒盟即在尋盟之中一語勝于百而風調雋逸藥人乎鈍

此篇上半寫子羽勸會下半寫子貢釋籓都是絕妙文字前妙于此方後妙于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部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用字单雙相間亦整而變處 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又翻更醒）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翻轉看更醒）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

反復至上之伏下下之顧上自其本色
而出之有意無意所以爲佳
上下交調都極波宕而上則先散後整
下則先整後散又各不同
晉以楚爲尨衛以吳爲狗甚矣南蠻之
爲世詬厲也

伏詞否

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 子木衛大夫 國無道必棄疾於人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 爲衛患也 伏或欲 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 摽擊○摽敷蕭普交二反 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瘈狂也噬齧也○瘈吉世反 正義國狗猶家狗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盟不書畏吳竊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籬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 以相辭也 各以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難若困也 子

彼責其緩來便趁勢就他緩字中發出所以不可執之故全不費力與前論辱盟同一機致

只一緩字分出或欲或否兩種恰好回應上半一止一往章法現成

前役其使後效其言起結亦自相映成章

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 可見憑你善辭亦少出手貨不得 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側一詳 不極 又添出一層意濃而足 總策有 亦 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 舍音捨又音赦 曰君必不免

虞芮閒田豈宋鄭所能效顰邪

前十二月螽已見此復出十二月可見

凡本篇于時日有關會者篇首不得因之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古置閏皆在歲終依夏正周當閏十月註云九月乃泰朧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嵒五咸反錫音羊一星歷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眞所謂官路俱棄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

前文已見而竟屢之也

嵒戈錫當人○情也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

月爺上今倒在下更其列其月以爲別

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已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無傳●林○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

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

書之○林書會晉侯及吳子兩霸之辭也●按○楚

補正謂四夷雖大皆曰子然看吳語杜註爲合

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

此三節當作一篇讀前二節會黃池而越入後半篇盟黃池而越平通篇神理

曰救其師可見此等傳文都要連上年作一首讀一結句與首句恰對分兩處讀便不見其妙

〇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無傳 〇葬許元公 無傳 〇九月螽 無傳 〇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書災故不言所在之次 〇盜殺陳夏區夫 無傳稱盜非大夫〇區烏侯反 〇十有二月螽 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 救前年圍嵒師 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 當値幾千文耶 〇二子宋大夫 以六邑為虛 空虛之各不有

〇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單平公周卿士也不書

兪云一宗國一王人一伯主極整却極亂極間却

之刻都在王惡其聞也一筆以下節節都從此穿落寫其急寫其悖寫其一面心中有事一面且去外面撿飾皆入神之筆

尊之不與會

極寂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補正隧卽古隊字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一咏○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孟康音闥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又一

咏

中間連敘數事每段都以乃字爲段落首段之爭長次段之卒見皆失意亦強作支撐爲掩耳盜鈴之計其意都從上告敗惡聞而來而國勝乎死氣色已爲人窺伯名侯終虛名徒爲人笑雖因此發怒而既因而得心怵于鬼神兄士皆乞福而勝而弗居疾中乎心腹出乎晉長歸及越平所得不償所失也可不爲之大哀乎哉一看來第一段乃先晉入是會黃池正項末一段乃歸是會黃池餘文中二段是會時旁生支節而一何利一何損明作對局章法極其整齊

壽於姚地守故不獲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不泄吾極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剄古項反○秋數語尤忌晉聞之且要爭閒氣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是爭字註腳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且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相得着兩番都被人識破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既動之以高名復歆之以厚實那得不入其元中　看來以名爲主前半從名說到利而以爲伯也仍帶定名後半從利說到名而晉成爲伯仍跟名說入蕃對好大喜功入唯此字足以籠絡之也

○少待無、乃先晉人　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先之與爭　吳于晉也吳語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正介正、義謂晉人先歃誤　且要做沒緊要事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主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諸侯長●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又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　即以所爭挑之○絕妙承奏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君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此數句乃承上起下語　啚

前詘之以名利。此又恐之以鬼神。二段連讀，便入失笑不止。此時心虛胆怯。故易于恐動，其神理總從恐聞而來。

牛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即從上事遞落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〇言不與祝宗會事也次句省祝宗字借在會字截非且謂魯

與闔廬隱語可謂异曲同工。上三節皆一串事此節另提見吳不恤士然只是插敘閒文故歸併伐宋作一個段落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正論却只描說與何剝之有相映 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祗爲名 適爲惡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 無者此風致予 縈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縈而捶反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 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 泥是夾敘行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以宋不會享貢也

所以十

弗能居本國有難當思返歸故此借事回應起手文法林註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于情事未合　此兩語仍作暗暗心照語不肯明說猶是聽聞之見耳

故言吳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子胥惑終伍員不了之篇

之言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阜

男 馮張孫近漢

龔孫公詒

允孫思陔 校輯

甥 陸麟書孝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揹可

哀公下第三十

經 庚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麟力珍反 ○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豎上主反○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弑弟平公驁立○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只兩字有無限感愴在麟乎得一人知已雖死不恨者矣 細味此二字直傳出絕筆一片神理來也

此節寫子路以義爲信全在極易忽略處見其操守看邾射語多少鄭重多少相知季孫使冉有謂之又多少信任多少婉轉仲氏只是堅節妙在不說不肯卻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傳無 ○陳轅買出奔楚 傳無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無傳

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以車爲車士子姓與杜异 當作異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 仲尼觀之曰麟也 聲讀 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

謂弗能彊項中字斟酌魏公真嫵媚也　季孫只說信仲氏却點個義一字指逆回視行父事君篇不免何煩許辭之嘆矣

此篇傳陳恒執君事從知寵發端篇中叙殺闞止甚詳却是賓筆叙執君事甚略却是主筆看其起從簡公在魯入手便見闞止既殺簡公不能獨安中間執戈猶怒殺機已動君臣必無兩全之理至末一筆衍出悔不從鞅之言而固已

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　使子路子

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

虛莊一眉、此處見兩人身分

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何等斬截　濟成

由弗能也

先伏執君次伏執闞只一筆而賓主了然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闞不可並

無及矣泛泛讀去似乎因事生事却不知神理全在此也首尾中驪珠三探餘皆鱗爪矣

三陳共謀鬭止以成子爲主故于首段提綱次段叙陳逆三段叙陳豹四段正叙殺鬭事五段附叙子方事却將陳鬭四人一齊收應結構絶奇

篇中寫陳氏之横氣燄灼人起云驟顧諸朝寫出虎視眈眈毫無忌憚目陳氏方睦不惟陳逆成讐即陳豹亦終難留至四乘如公而子行抽劍一則曰陳宗再則曰陳宗可見諸陳布滿而子我以孤立桀驁不惟寵豹反噬豐丘助强雖以子方忠於所事而請免與車陳氏且將籠而有之也簡公躬之不閱烏能以一人之寵敵諸陳而作之庇乎哉

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夫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

上正叙從子我叙入化追叙從陳豹余入只一倒換法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逹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長一上聲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　　三　　書業堂

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　托大語　對憚其爲人

說林註陳族何害非　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疏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違不從也　何盡逐焉遂告陳　數語串合三人承上節以起下敘法圓緊

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子行

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補止傳氏曰八人不必皆在四乘四人同乘如亥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是也　子我在幄

正敘殺子我事插入此段所謂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

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之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眾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服云陳宗先祖鬼神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

凡四寫子我失着是一混帳人安能與陳氏持耶。

結出一篇主腦。較他處首尾呼應又不同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了闞止○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此篇叙向魋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牽其弟卒終之以牛之死作者深有憫焉故于末段詳叙潔身去亂流離失所以致其太息之思而于前先濃寫向巢一段以形激之至於叛曹奔衛本事則用兩對之筆寫還正文最有結構文字

從皇野引出名左師先用敢不承命一頓從左師轉出攻桓氏亦先用敢不聽命一頓兩節散中有整以遥為對君命召之下直接乘車迎至其事頗捷却插叙擊鐘奏食一段情景因鋪叙告槃欲速一番詞令閒處設色最有精神左師既至請瑞命徒又可直叙却亦寫故臣新臣一番曲折遂與上節掩映生姿情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恃寵驕盈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 ○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為是寵為是害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宗廟所在 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為喜於受賜 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 ○用兵又得先手 知其刻刻提防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 ○兩句連說即寵即害 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引入左師 ○左師向魋兄向巢也 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 快活

文相配至下一止攻君一止取質又裁數工整末段致邑適齊致邑適吳一惡兩名卒郭門葬兵與敘致慨慷歷落低回無限極昏亂蕭索事寫得極腴潤極波瀾誰謂絕筆以後不復有江花爛縵之文字耶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快活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方言畜無耦曰介麋一作麇此句攏飾得無痕迹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尤妙君懼告子難以遊戲頎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盟辭變體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

左繡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齒兵象故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
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
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兩人先爲司馬牛作陪引之筆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
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子車亦魋弟曰不能
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於
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
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

散文忽對意調與季孫葬昭公篇同

叙牛事作結曲終奏雅矣

曹取貨(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帶結左師)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此另叙也)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論勢不論理人多議左氏所載不實不知聖人作事未嘗不兼勢好謀而成豈是单靠理作主者看此篇先叙請伐齊者三則論理大略已備末因公恇怯故又總勢而見事之必可行耳魯論虛叙請討左氏又只叙其後半此則後人之不幸也已
只作歇後語而君之當討與季之當討

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名之陳成子亦名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阬苦庚反或作岡）
（兩人眼中尚爲有珠吳音不識好惡也）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
（前執君點在尾此並點在起無不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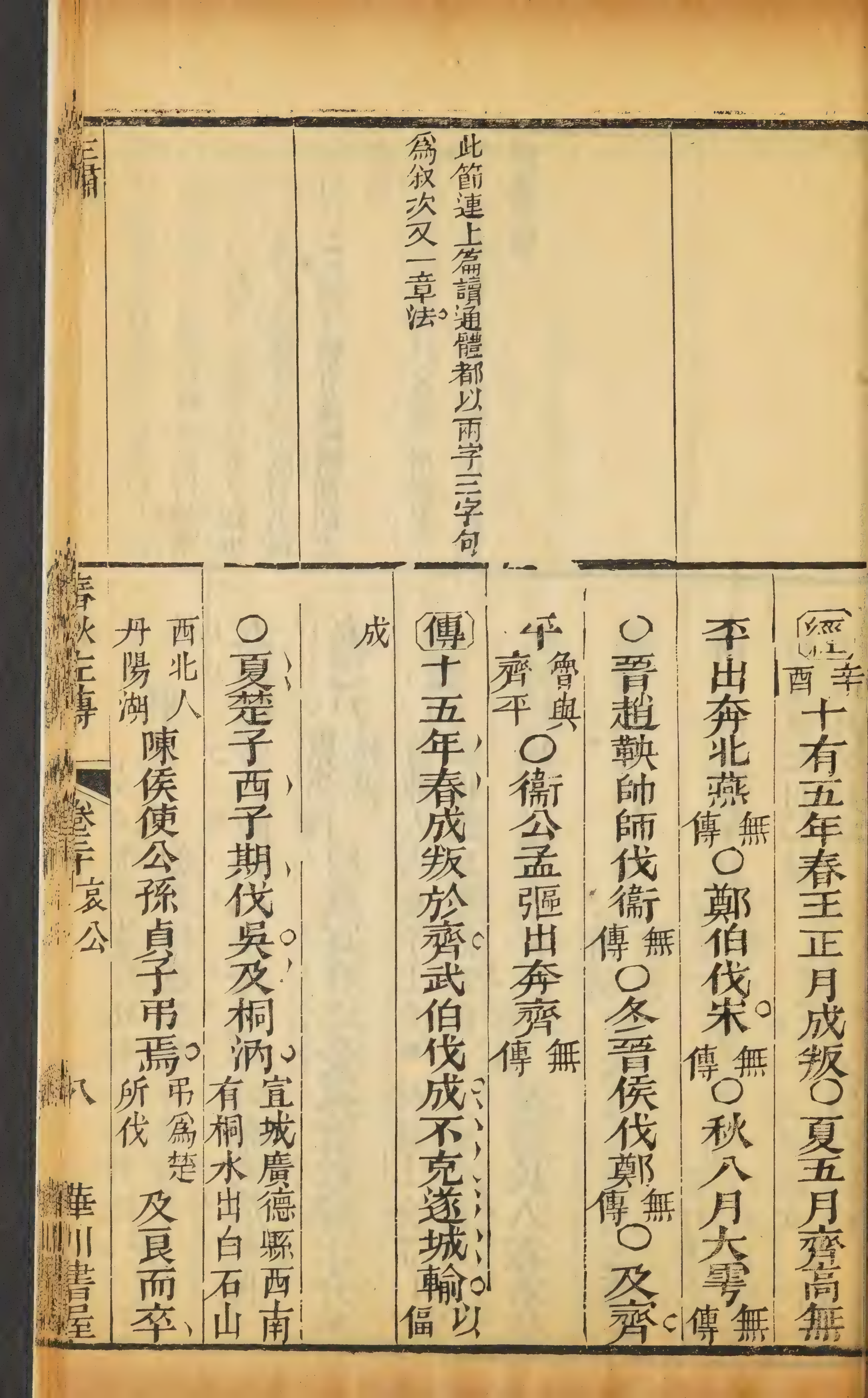
皆在言表矣

公孫意在保障孺子意在繭絲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爲

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恚一瑞反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此節連上篇讀通體都以兩字三字句爲叙次又一章法。

經 辛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 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

左繡

通篇都從尸上看筆第一層論以尸造門是奉命第二層論尸將事是行禮第三層并破其隕尸之憂首段看其鋪排鄭重中段看其翻駁痛快末段看其破解明口左氏臨了猶有此宛轉圓朗之文也

提筆吳子使大宰嚭文便一層對吳子說一層對太宰說末段總收通篇是前偶後奇格

良吳地　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廩然傾動貌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林註上介正使也蓋因舊註敢辭上介絕句而誤　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荐重也　滅厥民人寡君使　伏委命　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備猶副也　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　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積子賜反又如字　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　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

俞寧世曰平正通達不務爲短險辭令絕佳　朝聘以尸將事二語妙有根據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伏弃禮）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正義曰芋尹以吳人不納故引禮深辯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此語甚辣無顧忌矣）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

此篇乍看似前重子路後重子貢如註所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者細玩乃知全重子貢卒齊以歸成首段乃爲後半篇作引于子玉口中着子使告我弟一筆脫卸之妙眞無筆墨痕矣　從告弟語卸落則中節不過安放公孫亦不與對成子語並讀此賓主之辨

以兩不可知若起善魯與後以一與一取兩路夾出寒心詞令亦足相當此篇

涉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有事于衛也爲後如事衛君伏筆○）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左氏亦時有襲用已文處此乃子西論吳亦此語調也）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若善（善魯二字虛虛爲後文伏脈）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先伏一筆○）○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

法暗配處

官尾用順接中間用逆跌就其辭而折之反復比例自令人心愧而語塞為詞令之最也　妙在兩因字一與字一取字相形不堪

貢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同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已安故此八字也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陳成子館客遥接使告我弟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善魯待時來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

此叙輒奔聵立事作兩半讀各以住句為界畫其實孔悝立莊公即可連衛輒來奔寫去左氏因重子路殉難事故特詳之耳看劫以登臺及使告季子兩筆都只于前半略插留于後半另提重叙意可知已

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邑以亂 在八年 齊因其病取讙與闡 亦在八年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 下篇歸結在此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嬴齊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 悝苦回反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 長上聲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詣大子所 大

從豎引入老從欒寧引入季子又以子羔作陪雙起雙結中間虛虎對伏乃前散後整格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命逐輒）○廁（初吏反）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子路之死于義未精然在此斷無貶理却又全說他是不得夫子卽以子羔相

季子季子于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蓋字季故呼爲季子也●按後高柴稱季羔豈亦字季耶或云以其仕魯季氏故亦字所告○名獲召獲駕乘車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酒炙卽上○酒炙也●此二句正叙事錯綜處正義謂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非是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接上使告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

形不置軒輊而意已在言表左氏亦極能體貼神理渾然

不貶季子便是不與蒯聵前于據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又不予聵知此義者可以權矣

俞寧世曰前半白晝鬼魅後半暗室神明　歩及不踐其難以備之陪臣言食焉不辟其難以孔氏之宰言各有見地燔臺結纓死極孔悝非黨出公孔子兩言亦未嘗謂由非也紛紛刺貶何啻說夢

此節乃後文緣起不與通篇作章法也當另書出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與公孫作對說與上相配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接上切以登臺或繼之言巳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結前文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此下又為後文起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照孔悝一筆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輕薄語

夫子卒當謹而志之何至日月有誤耶二說宜從四月乙丑爲正以每時必書首月既書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己丑日矣。

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此褚師聲子爲明年瞞處奔起

[經]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還育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

此節註云傳終蒯聵之事非也此正以弗敬弗休悔其可追為後文起本耳於極得意中作敗興語此君憒憒猶以人柰

矣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於君父此二字乃贅也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卽以夫子之言斷誄夫子之失失志二句先解昏愆二字倘是泛說下四句實解禮失名失倒結君字極簡老之文不沒于魯提起失志失所正不沒註脚妙于暗應在前後只以君兩失之處收不更顯微及一手法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誄力軌反說文云謚也弔一音的屏必領反●正義鄭玄禮記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然傳記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謚孔子爲宣尼而鄭以尼父爲因且字以爲謚則誤讀傳文以字爲謚而作此解耳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煢求營反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林說昏亂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

俞寧世曰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哀之不沒得聞夫子之文章信矣夫

此等處不重在被譴之人總借記贖之無道為後戎州起本也中詳許為事特借他不仁二字作激射不惟斷子伯并斷蒯此君去諸傳中旁敘之人之事大抵不出此意

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正義按說文祏宗廟主一曰大夫以石為主莊十四年註藏主石室昭十八年註廟主石函今云得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

漸登諺所謂暴發兒也子伯子暗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叙白公之亂作兩截讀何患弗從以上叙白公之亂致之者子西葉公在蔡以下叙白公之亂定之者子高然致亂是賓定亂是主故前段即插入葉公而末单收老葉中間出色寫葉公而前後都有許多奇人奇語奇事湊成一首

公大夫〇升爲 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 子伯殺載祏者 許公爲反祏〇孔悝𢗅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祏爲反逆之〇許公爲人姓名 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〇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 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〇發一音廢 或以其車從〇從公爲 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〇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〇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于鄭〇在昭二十年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

奇文。二截又分五節首節叙子木爲白勝緣起不重次節叙棄公止子西之名而弗從三節叙子西聞白公欲殺而不悛四節叙白公謀亂五節叙白公作亂而以弗從石乞之謀作煞恰與上兩弗從不悛作段落下截亦分五節首節在蔡作提末節老葉作結中段前後挿叙子閭辭王國公負王箴尹去賊從師而中節專寫葉公討亂以乃胄而進乃免胄而進乃烹石乞爲段落前半屬劍承劍兩段寫白公作亂正面極有精神後半乃胄免胄一段寫子高討亂正面亦極有精神傳二百四十二年事至此猶精神矜勃天授非人力吾

建之種種有死之道

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陡）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挿入）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語凡三見亦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設處）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讐）（下文都伏）（私謀看）

得細想亦奇語也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于左公亦云

以下奇情潰洶而出使人應接不暇

俞寧世曰全篇只寫得信詐勇亂四字子西辨不明所以惟禍棄公識得透所以成功一石乞是白公旁襯一熊宜僚是白公反托　白公之復仇與子胥異

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便來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俞云復言之信直說奇俞云期死之勇不信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又奇以鳥爲喻楚國第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胥之父無罪白公之父有罪首三行最敘得有力　文章有簡勁之妙有游行之妙熊宜僚一段簡勁處也葉公免冑二段游行處也簡勁而生動游行而遒緊乃古人神技　葉公在外故不涉于難而成其功方城之外句提掇極清極老。

敘法簡捷文與事稱。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之徒 亦捷。

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 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 此一曰字寫石乞沉思時

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恍然有得神致 俞云

告之故辭 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 周作之信 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指其喉 寫義之勇 奇 勝

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汝陰慎縣也 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 鎧苦代反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陡提而人得勢得神。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于葉公俞云。死。有。餘。慙。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奇以殺人而後死俞云。死。有。餘。恨以抉其多力豫章大木。抉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陡提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楚并其地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

一往一復。至情至理。渾是神氣鼓舞。故
千載如新。後人兩意反復。大都本此。顧
安得有此精采煥發耶。　前後散散叙
致此段特作整鍊。乃一篇之警策也。

須其斃。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　前云。虛叙。
而討之　又云兩處夾叙。
聞其殺賢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　子閭平王子　子閭
知其可討　啟五辭王者
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　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　石乞尹門。爲門尹　圉公陽穴宮。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　昭夫人王母越女　闘。箭。緊提。　葉公亦至。及北門。奇。語。
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左繡

凡兩意往復者後意必更妙于前意如
望父母已無以復加忽變出如望歲焉
眞使人百思不到百思不易奇雋極矣
王或菴曰序葉公破勝只就胄與免胄
極力形容而勝敗之數皦然何用寫其
如何戰如何勝也凡序大事有不能詳
有不必詳者或前或後序其一二小事
以爲點綴而大局即已畢見皆如此類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奇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奇 更奇語 歲年穀也
日月以幾 冀君來幾音冀 冀本或作冀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艾安
也艾音乂又音艤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
徇于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更奇 希他過法
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欲與白公
幷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二子子西子期也 柏舉之敗二子功 拱上兩國八
多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

結葉公又帶結二子忠容

蘇子云物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變人

可畏可畏尤奇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微匿也 生拘石乞

與一作輿

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長者謂白公也

直說知奇 俞云信似白公 直說勿言奇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 燕勝弟 頯黃吳地○頯求龜反

奇 俞云勇似白公 帶筆

沈諸梁兼二事 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 寧安 乃使寧為令尹 子西之子 使寬為司馬 子期之子 而老于葉

更奇更不奇 傳終之

○衛侯占夢嬖人 以能占夢見愛 求酒于大叔僖子 僖子大叔

雖許安能詰無疑之

其意在不材器可得太子鑽會意此良夫所謂無辜也

諸者應之決哉者應之疑且疑且決盖

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近世術家）乃金占得此法託占卜弗去懼害（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又寫細密又寫殷勤）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肖子）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

莊公之負心固適遇其子之促之也已諾哉後即接寫此段寫得談笑戈矛使人咋舌筆力駭疾與之相肖也

成字至字以一字爲頓挫短文節奏固以簡潔爲工

良夫非卿衷甸兩牡亦罪也當併祖裘不釋劍爲一而以首項足之方令叙事不落空耳

之公曰諾哉

傳 癸亥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佃○正義曰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蓋但有服馬無驂馬也）紫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正義曰三者皆僭逼于君衷甸僭卿耳故不數）

寫出他得意來

承作養

紫衣

亦自

驕肆在自

暢不利于虎幄奈何

左繡

吳以多方誤楚者今越又以多方誤吳而戰陳乃愈出愈奇可以觀世變矣只夾水而陳句總說餘俱吳與越兩邊對說小文極變而整也

王或菴曰左氏序戰功之妙此爲絕筆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足以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此傳一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爲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爲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敘言而寫盡兵家能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單句）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市之以恩）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惕之以罪）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訴父兼以自免）（椓訴父欲

此節作兩層讀前寫趙氏乘輿而來後寫趙氏輿盡而返而太子使椓未卜戰齊兩句閒中又爲蹟死恒强各各伏案妙筆

命將卜相皆以葉公爲主各以一人作陪前詳後略平叙而有側勢亦一變格也

速得其處○椓中角反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

●補正曰古與詠通

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恒也 此是寫陳 釋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恐推予入

晉師豈敢廢命 能歸于已 欲必敵晉 子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

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聚積聚也 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子穀語亦自說得事理明透幾疑無以難之案公只須有賤而無德一語輕輕解却眼明于鏡筆快如刀乃有此樂

與字倒繳令尹之子舍字順呼右領左史用筆圓甚與惡莊爰暇于法始終不

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謟本又作慆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而領

兩對工整

至論

易也

朱以過爲吉葉公正以過爲不吉語語谿快前後詳略迥別其筆意則自相配耳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按史記楚惠王四十二年滅蔡又在春秋後三十二年王與葉公枚卜與前問帥句法同枚卜不斥言所卜以子良以爲令尹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此君種種負心其氣餒以取之耳豈眞有厲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昆吾之虛今衛有觀在古

此篇乃終蒯聵之事也。作兩截讀。上半敘其見出于晉伐後。半敘其見殺于戎州。上半于妖夢着精神。而親筮貞卜種種虛心。作兩層寫出。下半于衆怒着精神。而剪戎髡己種種貪暴。亦作兩層寫出。一晉立般師。一齊立起。收局相配。亦以遥為對章法。

戰濮陽城中 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 直制。負心。

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 瓜叶姑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寫出心虛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筮史 ○赦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 到底。自已正卜

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殺而逃也 衛侯貞卜。夢之

放心不過 吉凶 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 衡流 繇直又反 竀勑呈反

而方羊裔焉。○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衡一華盲反 方蒲郎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徒叶 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 踰劉

炫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可從㚑亡與羊叶也補
正言其邊于大國將爲所滅●竇讀徒踰讀由可
互叶徒以舊交故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之哀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
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幾疑夢卜皆不驗矣初公登城以望見戎
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
姓國何故翦之翦壞其有戎邑邑聚只一句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著意在戎故此等皆畧
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孫執升曰是吾良夫之叫死者之寃也戎州己氏之髢生者之寃也生死含寃而又有石圃匠氏以益其毒蒯子卽不殖入于危嘖其能有久生之理乎

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隊如字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祀）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髢大計庭計二反髲皮義反）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此事若與上并敘便少生動之致

戎人語亦自快

寫孟伯妄自尊大處前張其君後且以自張高不過亢古人以為難于此益信郯戰嘿嘿此番一何饒舌惜齊人無有以此叩之者

然則彘也陽以小國自謙實陰以大國自倨與上無所稽首同一神理諸家皆坐煞小國當執牛耳失其旨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麇之謂歟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敖一作驁莞音官

總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作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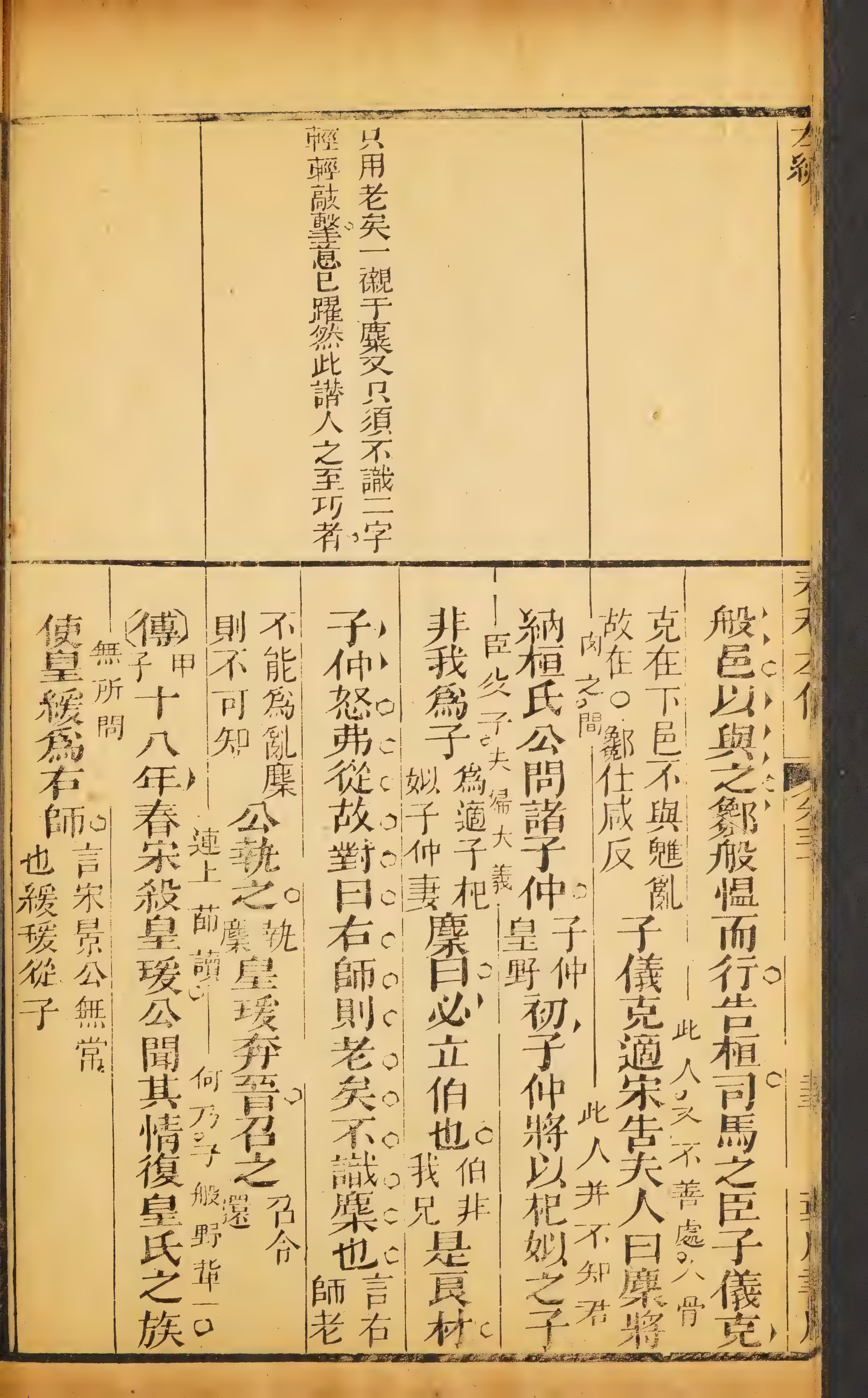
分

以典贍為工

老實說便枯淡文耳

○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

叙法簡潔



只用老矣一襯于麋又只須不識二字輕輕敲擊意已躍然此譜人之至巧者

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鄒仕戚反）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此人又不善處人骨肉之間）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此人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大義）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連上節讀何乃子般野華一）

傳（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無所問）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此篇叙楚惠命子國克巴事凡寫五志字前兩志字在子國分中說後兩志字就王分中說末志字乃引古語蓋以志合志所謂如志知志者皆是道也此一字兩用法左氏于篇終又出一奇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寫出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不煩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亦不煩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

右圖之逐衎甚明于大體煞視夜半之遺正復不殊固君公之風類也

此處越亦弄巧成拙矣惜夫差不能乘機報怨耳

大禹謨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乙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正義世族譜敬王崩子元王仁立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周本紀又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未詳孰是。

春秋之終鄭猶為不忘盟主者與叔青之如京師皆僅事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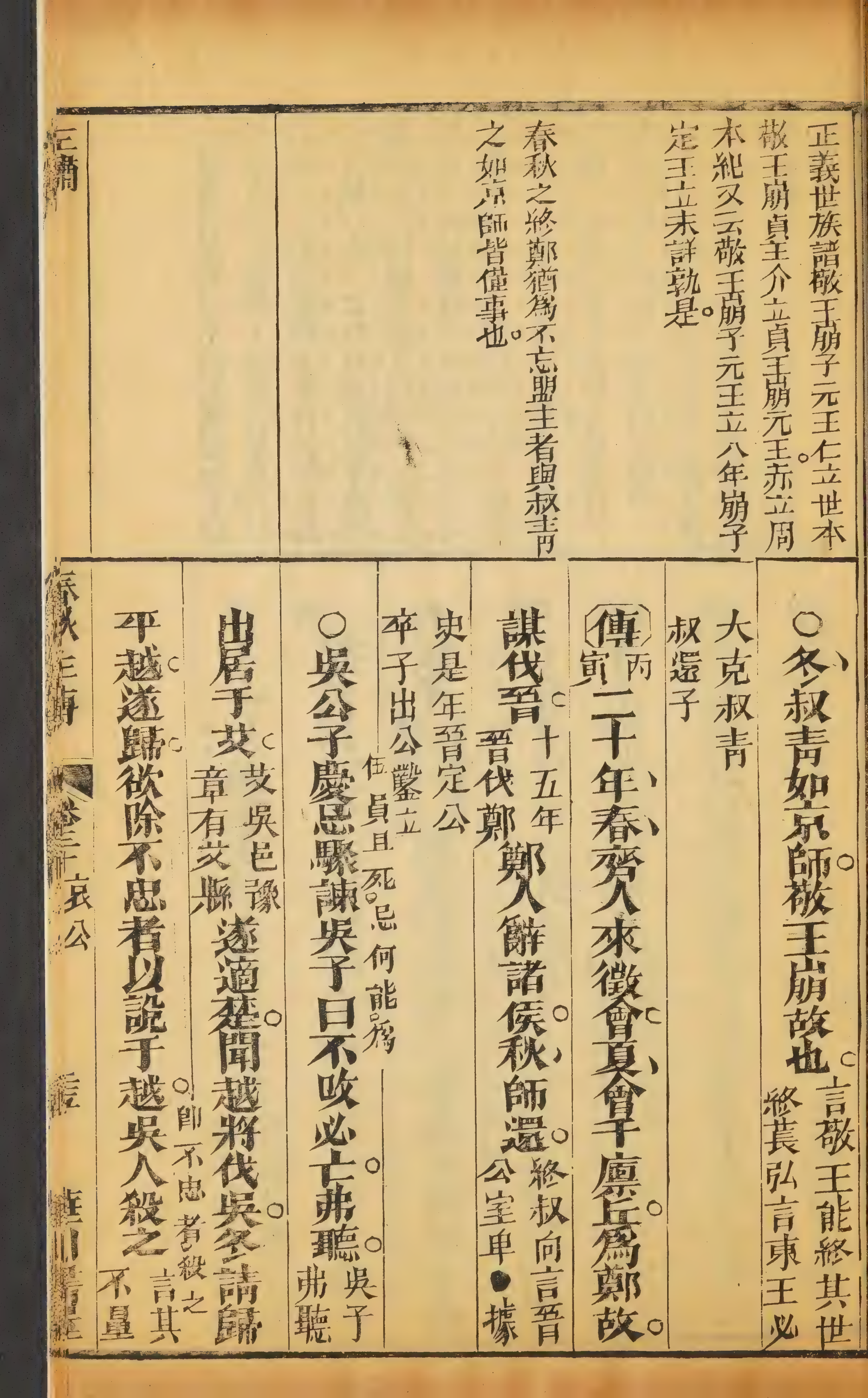
傳丙寅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據史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伍員且死忌何能為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即不忠者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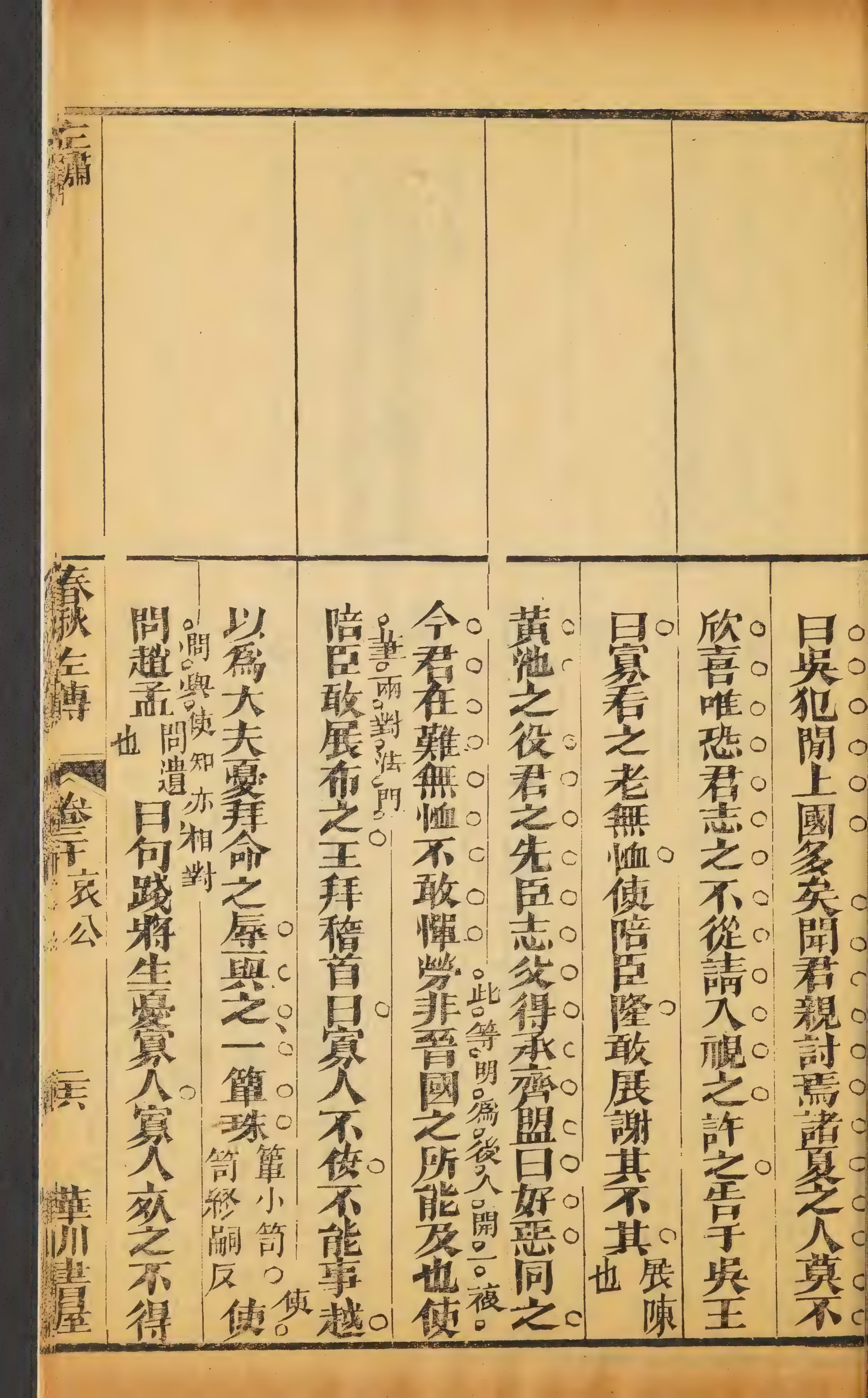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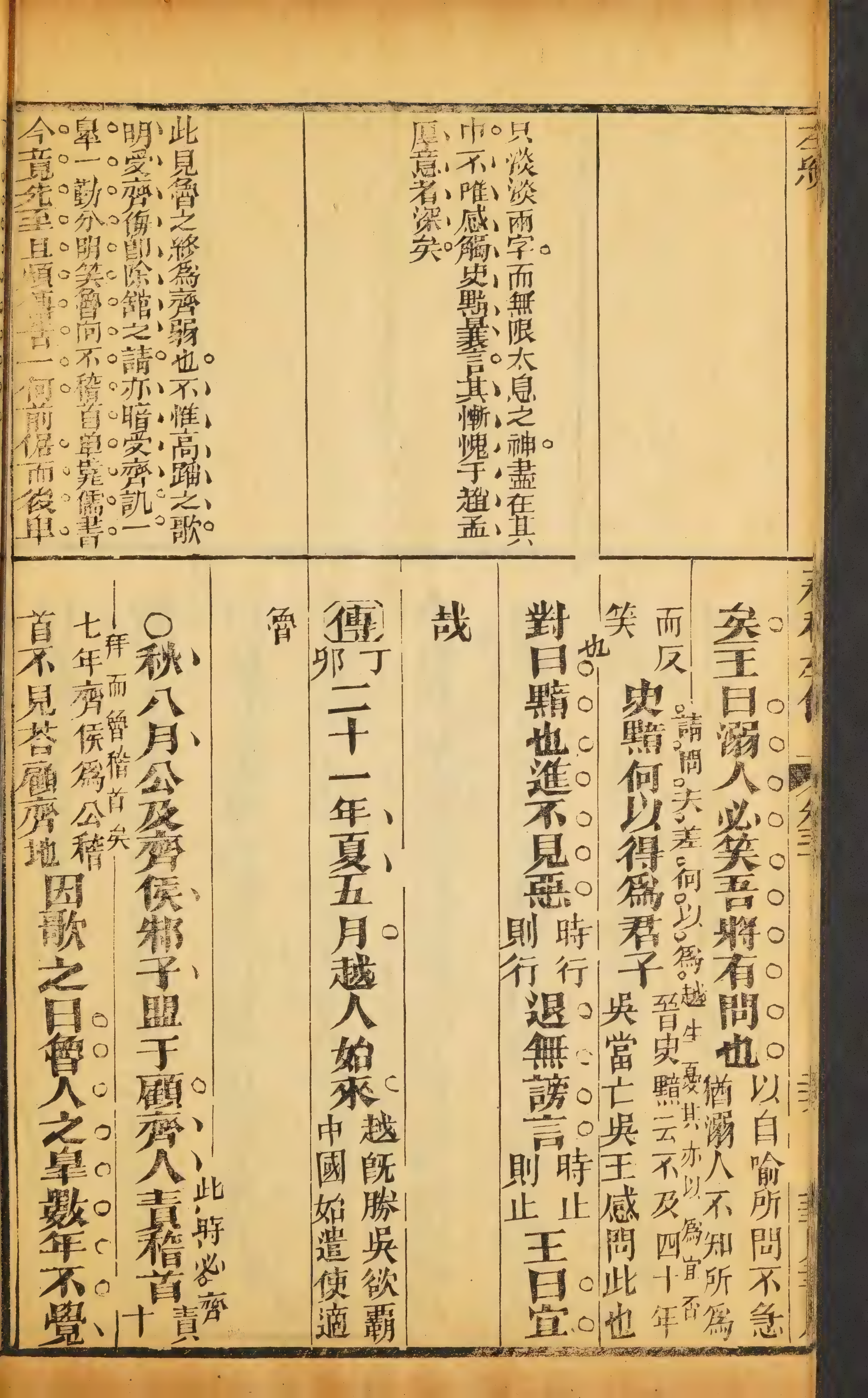
此篇見晉憂吳而不能救爲越滅吳起本末段似屬贅附于通體文意不入却不知正繫與趙處降于喪食對照也蓋旁人猶以先人之故欲繼舊業不遑寧處而夫差爲越生憂且閒閒然說閒話問閒人縱晉國能及好惡同之其與幾何篇中頻點黃池所以動其雄心頻點先臣所以觸其孝思而卒莫之振也豈惟溺人必笑直喪心病狂亦辜負此一番降食好心矣此爲編裏對之極筆一文上下以複筆爲兩對起訖以降于喪食與之簞珠爲映帶中間以先造越軍爲承轉章法極圓極密末附一段作尾亦前偶後奇格也

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嘗試 乃往先造于越軍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此等明爲後人開一衼陪臣敢展布之書兩對法門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笥絲嗣反使問趙孟問遺也間與使知亦相對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



只淡淡兩字。而無限太息之神。盡在其中。不唯感觸史黯曩言。其慚愧于趙孟厚意者深矣。

此見魯之終爲齊弱也。不惟高蹈之歌。明受齊侮。卽除館之請。亦暗受齊訊。一皐一勸。分明笑魯向不稽首單靠儒書。今竟先至且頓首言。一何前倨而後卑。

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請問夫差何以爲越生憂。其亦以爲宜否。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此時必齊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拜而魯稽首矣。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

也而孟伯禁口不敢發聲矣國策綴篇以好士為訓春秋末年亦以儒書為詬風會所趨不約而同乃爾他文必以此歌作煞此獨用之前半亦脫換熟境處

越始强而邾卽歸甚矣飢易食渴易飲霸且然矣

○言此蓋我亦足高蹈也

使我高蹈 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數所主反覺古孝反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皆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憂叶一笑反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至也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息閭丘明之後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也 言其來得太早 次舍

○明矣其來得太早○齊僕未會頭備宿次捷是訓其太早耳一小心

請除館於舟道 舟道齊地

辭曰敢勤僕 ○語不敢勤齊僕人為魯除館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回想三年報越、時不勝風景不殊之嘆。

執紼薦馬作兩層說、詞令安詳、此求之藝也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章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构 〔不慮易種茲邑耶〕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巳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塟。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

此節亦前奇後偶俱皆寫知伯愎而好勝處為後文起本　兩何十一從君說一從齊說一意分作兩層也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求冉有名與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正義彌者增益之義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補正傅氏曰稱副也旌旄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此陽虎所謂客氣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

一如一報寫得出格覩熱爲公欲以越伐魯伏筆

此篇註云終臧氏有後于魯。是臧石爲主。中段萊章之對晉師似連臧石都訊

夫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 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貶在內故另以餼牛作結若倒轉則不辨賓主而文致亦索然矣

兩段句句作對偶語大摹四六體以之坐名臧氏亦乞師之變調而文致特濃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賓〕願乞靈於〔主〕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僨言也（僨過也○僨戸快反謂過謬之言服云僞不信也字林云夢言不慧也）〔字嶄調逸〕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謡接首節〕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

妙在囫圇回復個無之待其責詰然後一一破解此種說法大爲國策開山亦文章風會之所趨也

對曰無之不但詞令實有經濟後來如乞盡圖搜簿籍故匿而不與者皆此一段高識妙論

展謝之 終臧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 終子贛之言 而立公子…

何何亦無道 何大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 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 宗人禮官也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敖也 孝惠娶於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 ○哀公炎定公名宋故舉夏諱宋爲商 自桓以下娶于齊 桓公始娶文姜 此禮也則有若 反跌。醒。

卻爲適越起本

越滅吳而嚭仍用事君子是以知句踐之不遂覇也

此篇爲衛輙出奔傳作兩半讀上半連敘七人作亂之由下半单敘拳彌出君之事中間揔承单落同一轉挨法而筆意小別矣　當在載竇以歸截末段乃納衛侯緣起連下篇讀與此章法不屬也前半詳寫七人七事長短相間歸重

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

以虞荆毋邪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無恙邪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辛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

與虎幄濟美矣○

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韈亡伐反足衣也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左繡

拳彌以後許寫拳彌諂詐使人失笑是一首花糾游戲文字

一節長以兩怒字自爲片段

一節短以兩奪字爲片段而另以二公使搭後兩公使爲映帶

又一節長以夫人寵衰期得罪爲翁主

人足有創疾 若見之君將嗀之 嗀嘔吐也○嗀許角許各二反 是以不敢 不敢解韈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共辭謝公公不可解 褚師出 公戟其手 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抵音紙 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倒句 搭下法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恐死以得亡爲幸 公之入也 此節以三語爲三事甫甚 奪南氏邑 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 初衛人翦夏丁氏 在十一年 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彌子瑕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

又一節短連敘兩事以兩公使為片段。

以上零星敘來此處作一揔以束上而单提拳彌以起下前就七八寫得參差錯落後就一人亦寫得整齊變換章法相配洵有意為文者

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子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耻辱也）而甚近（伏後段）信之故褚師比（褻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揔哀）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欲得入）（单落）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此是說衆人）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

左繡

末段寫得最熱鬧先作三節以三乃字爲界畫第一節凡三層用散筆第二節亦三層用整筆第三節只用单筆而牽上請適與下請速作對章法之妙莫可名言矣　上兩乃字在公分中末一乃子在拳彌分中爲拳彌作結也

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　極似单爲君謀者

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　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　泠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　此之名謂盜不可知也絕倒

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回載

● 公爲支離之卒　支離陳名　因祝史揮以寶歸衛也

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合下萹看）（文子出君全是懿子之謀）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其評之）

（評一音病）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

左繡

季孫語甚恭順都是口是心非故公以食言刺之

語最尖雋

受需以訟唯口興戎乎此益信 未惡字應前不惟臣惡言君亦有惡矣

梧魯南鄙也郭重僕僕為公見之于公也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盡之當是發洩之意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王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

此篇詳衛輒結局前晉納魯昭而不克納以賂故此越納衛輒而不克納亦以賂故然平子猶在背地機謀彌牢却是當面擺佈已欲亡而衆曰勿出申巳開而公自不入逐君何事愈出愈奇若亦孰能生巧矣哀哉

○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畏越故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可不畏越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敗衛師）（此輒意也慮上毒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先討徊路數）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討衆）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入口風）請納之衆曰勿納

可見衛人以輒嫡孫當立不過孔悝瞞成之徒耳

極寫輒之慢虐應前作結。上不孝下不慈。至此人而極矣。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 幾音譏又音機

再作之跌

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

應睦字 妙妙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補正申如易申命之申 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黚起廉反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文子起玄子止——應重賂——

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 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

司徒期聘於越 爲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幣 勑宮女令詈困期姊

期告王 越王也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怨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

此篇叙大尹專利六卿靖國而國人穿插其間首段總提末句单結中分立啓立得兩項叅亦以遥爲對局也兩段中間忽插叙得夢啓寢巳集一節奇文以作上下轉捩格法變動之極

起手一段將得啓三族大尹國人一一提清全篇局法直有六轡在握一塵不驚之妙矣　六卿中又以樂茷爲主看總提後卽用单筆另提線索清出因大尹以達數句乃一篇罪案後兩點惑蠱其君照應参差中有整齊也

中兩段立啓立得對叙前從司城說入

拒狄人好結局　終言之也終故

遂卒于越　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　伏两立句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　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爲左師　不緩子靈圍龜之後　樂茷爲司城　茷樂溷之子　樂朱鉏爲大司寇　朱鉏樂輓之子　伏　六卿三族降聽政　伏　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伏　因大尹以達　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　伏　大尹常不告　伏兩蠱惑　句　伏　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不告君也　是此人發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

後從大尹說入前將大尹劫盟司城宜言兩開分寫後將六子徇國大尹亦徇一併對寫前散後整相錯相配而前云大尹之罪後云施于大尹緊相呼應兩截一片看左氏一部大小文字不下千篇其格無所不變而于法則一絲到頭也其精神固有貫千載而俎豆不祧者耳

起處六卿三族作提收處只結三族而中間頻點六子千昭萬變而又勻妙甚

鄭。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也盈滿重而無基能無斃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

大尹亦能

廢長立幼將以市恩

一塡以藉口。再提

又是此人定謀

插叙此設以承上起下蓋上是立啓下是立得此乃中間閑細也尋常寫夢變幻盡致而于此乃特出一奇

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伏言大尹所弑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此亦伏筆也桐門北門○咮張又反烏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此又下一步之一計令却弄巧成拙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

左繡

端木氏此段詞令與貴夏獻禮之荅相似真辭豐意美之文。

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處處以國人夾寫）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樂氏即）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結應）使國人施于大尹（應大尹之罪）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應大尹）乃立得司城爲上卿（自應此人受下賞）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應聽政辭）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奴調起单調收前後都是賓筆王只中間一點手法輕鬆極矣
內外親鄉天生有此兩對後世八股立柱未必不出乎此顧安得有此字字典切恰好也
上已結過不識下引詩又是推廣一步快進一層法
孫月峰曰衛侯以罪出奔衛輒以子拒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既知夫子之不爲矣此所對使者之言涵蓄有味而不爲之意却在言外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頓是故法 夫子對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賦法）甯武子孫莊子（卿）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六年）（親）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曾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奴承倒應）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强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四方爲王主）而國于何有（映城鉏鉤越）

不出名氏先逗點一筆以下逐個分說。又一手法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他日請念四字真使千古有心人長太息也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夫子尚然何有于端木

傳癸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補正慈溪黃氏曰盎康子恐其君借勢于越以去已與納賂宰嚭沮妻公事同意●按與下思子貢不合杜說爲長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傳已終矣此篇乃極寫陳恒假仁假義爲田齊張本與結尾特敘三晉同一徵旨隱觀于八文亦可得世變矣

先作兩半讀在動之轍之截上截又分二節首寫其恤死餘孤次寫其整軍和衆下截亦分兩節首寫其不爲說動次寫其不爲問疑上半是仁之能下半是義之勇皆極寫陳恒也

又看上半三敘成子之事下半兩敘成子之言知伯之謂中行之告作對蓋亦以前啇後偶爲章法者

妄・補正陸氏曰過自貶屈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

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語亦

我十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

夾刻然出手牽扯故不足以服陳恒

帶敘此筆乃寫陳恒之知非寫荀寅之悔也

雙調突起又一手法左氏臨了筆意不窮如此　第一筆先透後段第二筆次

成子　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　也○厭於甲於棘二反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自恨已無知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引中段對起遥承順逆有法若將君臣多間提在前欲以諸侯去之提在後便嫌其平板矣

八字叙得簡老又妙于整與起相配也

悼四年事却附叙于哀公之末又曰趙而併及韓魏蓋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也 間隙 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 所謂妄也 對曰臣無由知之 應問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應欲去之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有陘氏即有山氏 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適邾妻公之 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謀此人勸于季今得此亦天也 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 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據傳則哀公無復歸事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晉文今齊事已于陳恒畧見一斑而晉事尚無歸結故特敘此以為三家分晉張本而溫公通鑑便接此敘去春秋之所以終戰國之所以始也作者之旨深矣

齊桓晉文成一春秋之局田齊三晉成一戰國之局文運世運相為表裏如此夫子敘書以秦誓終而代周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夫子前知不外乎禮左氏前知卽寄于文斯已奇矣　左氏敘哀公末年只四篇文字一齊一晉春秋之眼目也一魯春秋之主也一越與三家春秋終于越伯而三家與魯相終始也念及子貢不特結子貢乃所以結夫子也夫子者作春秋者也

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　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　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

留將門事後敘意在以三晉作收束也

趙世家云簡子名諸子令子卿相無為將軍者至毋恤曰此真將軍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嘗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伯魯而

以爲頑是不校之校著得妙絕。○。求毁趙便帶

太子 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

出韓魏作重疊結只將前文一應不增話頭所

襄子由是惎知伯也 志毒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

以満而老也否則後事語不可了矣讀左氏文

魏反而喪之

須玩其詳處尤當玩其畧處會得無文字處文

史記晉懿公之國年當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

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

十七年● 補正曰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徵至

字乃于此晉魏見一班耳

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

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